

世界最大海难  
——江亚轮沉没之谜

作者：傅溪鹏、姚鲁

- 
- 1、还是回宁波老家躲避一时的好 2、踏上了这艘他们盼望已久的“江亚轮”
  - 3、我给你介绍一门亲事 4、研究着逃票的方法
  - 5、正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向这里移动 6、统舱里没有床铺
  - 7、他们站在船尾栏杆边上 8、反正不会有什么危险
  - 9、他已提前叫服务生上好菜 10、十分喜爱自己的工作
  - 11、花钱白给别人占了个铺位 12、码头上的乘客越聚越多
  - 13、挤进了“江亚轮”的中侧舱门 14、就在舱板上各自找好了位子
  - 15、到处挤满了乘客 16、求阿大买一张明天去宁波的船票
  - 17、我刚才看见有个东西在海面上浮着 18、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 19、眼看船在迅速下沉 20、睡觉的乘客骤然吓醒
  - 21、海水漫过他的腰他的胸他的肩他的嘴 22、船舱内已经开始大乱
  - 23、还躺着一个啼哭的婴儿 24、只想把孩子从死神的手里夺回来
  - 25、电灯一闪立刻熄灭了 26、拼命抓住木箱的把手
  - 27、被这突如其来的响声吓得魂飞魄散 28、只听那人继续在喊
  - 29、她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30、鲜血顺着手腕流了下来
  - 31、后背上有一个又凉又圆又硬的东西硌了他一下 32、头顶上边有个闪闪发光的圆洞
  - 33、几乎是在一分钟内完成的 34、身体飞了起来
  - 35、前方是什么东西 36、飞速地向“江亚轮”驶去
  - 37、根本无法驶近 38、铁锚撞坏了
  - 39、钢缆是被船上面的什么人给拴住了 40、水手们纷纷用斧头尖刀斩断缆绳
  - 41、谁也没有注意“金源利”的船头已经高出“江亚轮”的顶舱 42、还掉下一个人来
  - 43、抓住铁门的一根横条 44、这里有两个老人让他们先上去
  - 45、只见铁门已经淹没在海里 46、小心地一下一下往前爬去
  - 47、快砍断缆绳

后页

谁也没想到，再过五分钟，“江亚轮”的乘客们将遭受灭顶之灾。

金文德刚吃完晚饭，想到船舱外右舷甲板上散散步。刚推开舱门，突然，一股海风吹来，他浑身一颤，顿觉胸肋间好像被几把利剑刺中。他急忙缩回头，转身跑回自己的船舱，匆忙间差点被横躺在过道上的乘客绊倒。他住的是头等舱，靠近船头。这时，他的妻子金王氏已经脱去驼绒旗袍，穿着缎青色绒线马甲，准备上床睡觉。金王氏五十几岁年纪，看上去仍有一种勾人心魂的魅力。看见金文德进来，她捋捋长发，温和地说：“你早些睡吧，现在是冬月，外面蛮冷的，怕对你的病不好，睡时多盖些衣被。”

金文德没吭声，倚在床的铁框上，右手按着胸膛，两眼傻呆呆地盯着妻子。金王氏觉得他有些奇怪，就问：“你怎么了？”

“我会不会死？”

金王氏心里觉得好笑，可表面尽量显出哀愁的样子。她知道，丈夫生性爱惜自己身体，最害怕得病，一旦得病就想到会不会死。

“好好的怎么会死呢，你不要担心你的病，等回到宁波找到张仙浩大夫给你医治医治，就会好彻底的。”

金文德是上海同大粮油店的老板，他患有风湿性关节炎，曾经在上海几家医院医治都无法根治。半月前，他听一位同乡说，宁波慈溪有个叫张仙浩的医生，运用家传秘方，能医治此病，而且包医包好。金文德听后，一阵心喜。当晚回到家里就和妻子说了，金王氏一听也很高

兴，说：“现在上海这么乱，米价这么贵，生意又不能做。听说共产党军队就要打过来了，也不知道会对咱们怎么样呢，还是回宁波老家躲避一时的好，一来可以为你瞧病，二来再给咱们的先人扫扫墓。”

1948年12月，上海正处于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淮海战役已接近尾声。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一方面负隅顽抗，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一方面在为自己南逃作准备。他们运用残暴的政治、经济手段，巧取豪夺，搜刮民财，其目的是为自己提前准备后事。当时上海的经济已经到了彻底崩溃的地步，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燃料奇缺，许多工厂停工倒闭，失业工人到处都有，人民生活在动荡和恐慌之中，苦不堪言。大批难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他们的生命甚至还不如一粒米值钱。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政府加紧反动舆论宣传，大肆造谣，诬蔑共产党，诬蔑解放军，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上当受骗了。当时，不仅国民党在上海的达官贵人，惶惶如惊弓之鸟，纷纷携带家眷逃离上海。一些破产的私营企业家、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甚至勤工、杂役、巫医相士、难民、乞丐也争先恐后地远离上海。一时间，上海的火车站、码头、机场挤满了人群，秩序极为混乱。加上国民党政府军队从上海征用了大量民船，用作军事运输，致使本来就运力不足的上海航运业，造成更加严重的恐慌。与此同时，唯利是图，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现象在交通、铁路、航运部门更加泛滥成灾。这些都是造成社会与人类灾难的隐患！

当时，沪甬线（上海—宁波）只有国营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江亚”与“江静”两艘客轮每日对开，“江亚轮”下午4时30分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发航，“江静轮”下午3时在宁波码头发航，次日清晨两船分别到达对方港口。由于旅客拥塞，购票极难。11月10日，金文德通过招商局船务处的一个朋友，花高价才买到两张“江亚轮”头等舱的船票。可是离开船的日期还差二十多天，但这就够幸运的了。于是，他们只好等！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2月3日，金文德带着他可爱的小脚妻子，随着推推搡搡的人群，一步一顿地踏上了这艘他们盼望已久的“江亚轮”！

哪知等待他们的却是另一场灾难！却是可怕的死亡！

现在是1948年12月3日下午6时40分。再过五分钟，“江亚轮”将发生震惊世界的大惨案

“江亚轮”是一艘当时中国最豪华的客轮，原名叫“兴亚丸”，是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所有的铁壳客货轮，1933年在日本建造，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招商局接收，后重加装修，改名“江亚轮”。船上有特等餐厅、休息室等，设备新颖，是沿海航行精美船只之一，与招商局六大新型江轮之一的“江静轮”是姐妹号，总重3363吨，净重1924吨，长340英尺，宽50英尺，平均吃水13英尺，马力2500匹，时速18.13海里。可容正规客位特等舱28人，头特舱32人，二等舱46人，三等舱555人，四等舱575人，满位应是1236名乘客。

事实上，12月3日从上海驶往宁波的“江亚轮”搭载乘客达4000多人。而如此众多的人物，要想无一遗漏地加以描述，事实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

前面讲的金文德，在他推开舱门，急忙缩头，转身跑回舱时，差点被一个横躺在舱道上的人绊倒。而舱道上的这个人就是王仁杰。

王仁杰刚才正在做梦，他梦见自己手里拿着一把刀，正在追赶一只梅花鹿。追着追着，他突然又跑到一个女人的房间里去。只见那女人身穿紫红素色罗纹裙，头插玉簪，耳戴金环，满面含笑，正一步一步向他走来。王仁杰浑身燥热，急忙伸出双臂，紧紧搂住那女子。那女子也不躲闪，反而笑得更加风骚。王仁杰越搂越紧，搂着搂着，不知怎的那女子变成了一只老鼠，转眼钻入洞中，无影无踪了。王仁杰心里着急，突然，那洞又变成一条河，他又掉进了河里。王仁杰胡乱地在水里挣扎，蓦地从水里蹿出一条蛇，咬了他一口……

王仁杰被惊醒。这时，金文德正好绊在他的左腿上。

金文德扭头瞧王仁杰一眼，也不说话，转回头，急急忙忙又跑走了。王仁杰坐了起来，用力揉揉左脚踝骨。他的困意已经消失。他左右环视一眼舱道，舱道两旁挤满了人，有的在吃饭，有的打开铺盖卷，准备睡觉。突然，他发现一个茶房（服务生）走过来。王仁杰起身迎了上去。

“先生，请问几点钟，船到哪里了？”

“6点40多分。已经到白龙港。”茶房是一个三十左右的男人，穿白色制服，听口音是宁波人。

王仁杰道过谢，穿好灰布拉链飞行装，拉好拉锁。然后，转身朝右舱门走去。

-----  
王仁杰是宁波匡堰镇人，28岁。他16岁就离开家乡，独自闯荡上海，开始在一家工厂当学徒。“八·一三”事件后，日本占领了上海，他又离开上海，回到宁波，做些布匹生意，赚了些钱。抗战胜利后，他又来到上海仍然做布匹生意。这时，王仁杰已经24岁，但是尚未娶妻。

一天，他在刚认识的一位同乡家里闲谈。那位同乡姓曹，王仁杰称他曹叔，五十几岁年纪，瘦长脸，面皮白皙，两眼微红，身穿细绒线背心，戴一副金丝边圆眼镜，看样子像是算命先生。

“仁杰，看你面透喜色，想是走桃花运了吧？！”曹叔斟上一杯浓茶递给王仁杰，嘻嘻一笑。

“别开玩笑，曹叔。”王仁杰起身双手接茶，双膝半屈，头微前倾，成了一个不规则的S形。

“坐吧！”曹叔客气地说。

王仁杰坐下，把茶杯放到方桌上，赶忙搓了搓手，好像是烫着了。

这时窗外响起一声闷雷，随即掉下几颗豆大的雨滴，砸在曹叔家半掩的街窗上，发出噔噔的响声。曹叔慌忙放下手中的蒲扇，欠身离开褐黄色的竹条藤椅，一面唠叨着，一边走到窗前，拿下支着木窗的长杆。

“仁杰，我听说你还没结婚。我给你介绍一门亲事，不晓得你是否愿意？”曹叔转过脸突兀地说，用眼珠瞟了王仁杰一下。

王仁杰此时刚喝下一口茶，正在想这茶是不是西湖龙井。突然听到曹叔问他，忙答道：“亏曹叔挂心，只是我游荡在外，谁家姑娘肯跟咱吃苦哇。”

发现王仁杰有些动心，曹叔继续说：“我有个远房侄女，今年20岁，人长得好不用说，还相当贤惠、孝顺，只是至今尚未婚配，不日就要来我家，到时你请个媒人来，由我作主许配给你，好吗？”

王仁杰这次真的感动了。他觉得这位刚认识不久的宁波同乡，人还挺好。只是婚姻大事父母没在身边，怕自己作不了主。他有些犹豫。

“怎么，不同意？”曹叔又坐到藤椅上。

“不是，曹叔！”王仁杰急忙回答，由于他过分紧张，生怕曹叔误会他的意思，便脱口而出。不料，这话因为说得急促，而且语气异常肯定，让人听了就像王仁杰指责他姓曹的并不是他的叔一样。

王仁杰自己觉得很尴尬。曹叔并不在意，他洞察出了王仁杰的心思，他就像一个开明的父母了解儿女的心事一样地说：“是怕作不了主吧。没事，你出门在外，做事也应该灵活些。你在上海也闯荡这么多年了，做事不必全搞死套。再说，我是金香的叔父，自有权作主，这也算名正言顺啦。你回去考虑考虑。下月初三我侄女来，你们见个面，如果同意，下月十五请个媒人来，我作主嫁给你。”就像这事已经定下了。曹叔最后又意味深长地说，“人生在世，应该图个天伦之乐。没有女人，男人做不好事呀！”

王仁杰喏喏地听着。就像曹叔真的成了自己的亲叔父。

-----  
后来，王仁杰真的娶了曹叔的侄女曹金香。谁知新婚的第一夜，王仁杰就感到不对头：她不是处女。

在他的逼问下，无奈，曹金香只好告诉他说，她16岁那年，养父看她生得实在太美，怕被别的男人抢先占了，便想自己享受一下，一天，趁她的母亲没在家，养父摸到她的床上。王仁杰听着心里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半信半疑，又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仁杰逐渐忘却了新婚的不幸，每日仍旧做布匹生意。曹金香婚后也极尽妇道，对王仁杰倍加体贴。天长日久，王仁杰遂将钱财交由曹金香掌管。这样过了将近两年。

不料有一日，王仁杰外出做生意回来，发现家里空空荡荡的，曹金香不见了，再一找贵重的钱物，也一扫而光。他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为家里遭强盗抢劫了。1948年的上海，正处在社会的动乱时期，民不聊生，盗贼四起，抢劫事件时有发生。

王仁杰猛然警醒，奔上阁楼。阁楼左侧有一张板床，底下放着一个油漆木箱。王仁杰弯腰拽出木箱，箱盖敞开着，里面除几本陈旧的帐簿外，还有一封信。王仁杰伸手拿起信，拆开一

看，上面写着几行字。

王仁杰：感谢这两年你对我的爱。但是对不起，我是拆白党的人，拿走金元100万及金银珠宝两盒。曹金香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拆白党”为何物呢？

解放前的旧社会，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有些流氓集团或坏分子，经常集结在一起，有组织有阴谋地骗取人们的钱财。俗称：“拆白党”。

王仁杰如同五雷轰顶，“啊！”地一声，昏死过去。

王仁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的家产被拆白党诈骗得净光，甚至连买一张回乡船票的钱都很困难。但是，他必须尽快回家，否则，他将在上海变成无人收尸的饿死鬼！然而，没有船票怎么办呢？碰碰运气吧，也许有幸能够偷偷上船。

12月3日，王仁杰卖了几件衣服，当做饭费，便提前来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大约下午4点钟左右，“江亚轮”开始检票。王仁杰站在距离检票处3米远的地方，看着推推搡搡的乘客紧张地在巡警的警棒前穿过。他密切地注视着巡警的举动，研究着逃票的方法。这时，他看见一个逃票的乘客刚好被巡警逮住。巡警骂着举起警棒要打，只见那人从怀里摸出一块银元，迅速塞进巡警的衣袋里。巡警一愣，立刻明白了，佯装没看见，把高高举起的警棒停在半空中，就像做着吓唬小孩的游戏。嘴里喊道：“别挤，别挤！快走，快走！”只见那人冲巡警一笑，随着拥挤的人群踏上轮船。

与此同时，在巡警和那人交涉的时候，又有两个乘客逃上船。王仁杰心想，看来逃票只有两种方法，一是用钱买通巡警，二是趁巡警不备时溜上船。于是，他准备好行贿的钱，放在外衣口袋里，以便随时可用。他走下石头台阶，向检票处挤去。

-----

在快接近巡警检票处的时候，突然，在他的前面，有两个人争吵起来，其中一个30岁左右的汉子，怀抱一台收音机，被另外一个男人挤掉，摔在地上，收音机上透明的玻璃片摔得粉碎。汉子马上抓住那人，叫他赔。那人说，是别人推他的，不是他有意撞的。汉子说：“这不，还是你撞坏的，赔！赔！”说着说着，两人竟动起手来。这时，巡警赶过来，不容分说，一齐把他们带走了。

王仁杰见机，一溜身便逃过巡警检票处，顺顺利利地上了船。他有些暗自庆幸，竟一分钱没花，便上了“江亚轮”。可是，万万没有料到，他占了这个小便宜，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未免高兴得太早了……

王仁杰推开舱门，站在右舷甲板上，低头看着翻滚的海水溅起浪花，沿着船帮急速向前推进，发出哗哗的响声。他觉得有点眼晕，抬头向远处眺望，乌蓝的天空中，有几颗星星煞是明亮。在海天相接的地方，海面漆黑一片，给人一种沉闷压抑的感觉；近处，偶有几点灯火闪烁。王仁杰猜想，那也许是海上的渔船或者是浮标灯。

他把视线转向船头，大约在两海里的地方，正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像一堵墙，魔鬼一样在向这里移动。“江亚轮”“呜——”发出一声长鸣，对方也“呜！呜！”发出两声笛声，算是回答。王仁杰明白那是一艘军舰。

他走近了船头一个客舱，听见里面有人说笑，就向窗里看，只见一个水手站在当中，旁边上铺上有两个中年妇女看着他笑。另外还有两个十八九岁姑娘坐在下铺，正带着一个小孩吃东西。其中，一个边吃边低头抿嘴笑，一个边笑边把手伸到小孩的嘴前，小孩张开嘴，她一送，然后抽回手，小孩慢慢地嚼起来。王仁杰想，小孩吃的可能是瓜子瓢。

这时，里面好像有人瞧他一眼，王仁杰便扭过头，转身朝船尾走去。他刚登上尾台甲板，一仰脸，看见船尾的舷栏边站着一个人，右手牵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孩，他伸出左手，指着远处海面的灯火问：“是那个吗？”

“是！”小孩答应着。

“那是渔船。”

“叔叔，海上怎么有那么多的渔船哇？”

“噢，这里是……”

“……”

王仁杰没再听清那两人后面的对话。一阵海风吹来，他拉紧外衣的拉链，转身拐过尾台扶梯，向左舷甲板走去。那个人可能没有看见他。

事实也是如此，50年后，当那人回忆这段情景时说：“船外面没有什么人哩，就我和小孩两个，还有就是驾驶台后面的一对男女在谈情说爱。天晚了，外面很冷，没有什么人……”

这个人就是现住宁波镇海的“江亚轮”幸存者周洁身。是他的回忆，又把我们带进了“江亚轮”爆炸前的另外一段故事中，这对我们全面了解“江亚轮”惨案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人物命运，以及由周洁身的幸存经历而引发的深刻思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

周洁身当年25岁。他先在上海与天津之间做些零散生意。1948年12月，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战役开始进入准备发起阶段。此时，淮海战役正在顺利地进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更是大难临头，人心惶惶，四处奔逃。

周洁身无暇顾及生意，只想尽快赶回宁波老家，以求太平。说来也巧，12月3日这天，他以为是自己结婚的纪念日，所以，能买到这天的船票，他感到特别高兴。虽然住在统舱里，周围挤满了破衣烂衫的逃难乘客，但是，他也感到心满意足，明天就可以回家见到想念多年的妻子了。

统舱和前面金文德夫妇的头等舱不同。统舱在四等舱下面，经过左右两道楼梯门，然后以中间密封的水门为界，分船前部统舱和船尾部统舱。统舱里没有床铺，只用席子把乘客的位置自然分开。由于统舱的乘客太多，而且大多是逃难的人群和无钱买票的乘客，所以，这种平时约定俗成的天然界线，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法定效力。有的一家几口，挤在一张席子上，你靠我的身，我抱你的腿，互相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有的把行李放在头下，当做枕头，四脚朝天，双手倒抱着，呼呼大睡；有的在席子与席子之间铺上破衣棉被，临时躺下休息；有的头碰了对方的脚，有的脚踹了对方的头；有的争这是他先占的位置，有的夺这是我先抢的席子。争吵不休，有的竟动起手来。后来，“江亚轮”爆炸时，统舱里的乘客大都遇难。

当时，周洁身刚吃完晚饭，坐在自己的席铺上休息。他没有行李，只随身携带一个小包，他把小包放在头下，准备躺下睡觉。这时，在他相邻的另一条席子上，坐着一家几个人，有老爷爷老奶奶、中年人和小孩子，像是祖孙三代人，看样子是贫苦的农民。其中一个四十几岁的男人，正在和另外一条邻席的男人喝酒。他边喝边骂：“他妈的，官府打仗，百姓遭殃！”

“这是什么世道哇！”邻席的男人附和着。

这时，一个大约六岁的儿童，从祖父的怀里挣脱出来，跑到正在喝酒的男人身边。

“爹爹，带我出去到船上看看！”小孩哭闹着嚷道。

男人伸手打了他一记嘴巴：“吵什么呀！都这么晚了，你还看什么东西？”

小孩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另一个乘客的怀里。小孩哭得更凶了，吓得跑到祖母的身边，扑进她怀里。祖母是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面皮紫黑，满脸皱纹，她搂紧小孙子，流下眼泪。

“闭嘴！不闭嘴还打你！”男人说着，又挥起大手，像是要起身追过去。

周洁身觉得不对，急忙起身，跃过隔席一位躺着的乘客，对那小孩说：“来来，叔叔领你去，领你去。”

小孩看是一个陌生的人站在面前，心里害怕，直往祖父怀里靠。但是，他的双眼圆溜溜地盯着周洁身，停止了哭声。

这时，小孩的祖母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抚摩着孩子的头说：“娃啊，快让叔叔领着去船上看看吧。”

-----

她没有对周洁身产生丝毫的戒心，也许是宠爱孙子心切，也许觉得眼前的年轻人心肠挺好，也许她根本对人就没有防范的意识。她看着周洁身说：“小先生，你的东西放好了，你的东西我给你看管好。你的东西呀，行李，我给你看着。”

“我就一个包，没什么行李。”

老太太就叫老伴到周洁身席铺上去，替他看管铺位和包裹。

旅途迷茫，出门在外，结伴同行的，如同一家亲。周洁身一副菩萨心肠，感动了那个只知道喝酒作乐而不谙儿子心情的中年人。

“兄弟，当心啊！”那男人见周洁身如此热心，便高兴地咧开大嘴冲着周洁身喊。然后，又回过头去，斜着身子，端起一小碗酒，张开嘴，一仰脖，倒了进去。

周洁身领着小孩，躲着脚下横躺竖卧的乘客，好不容易挤到一层甲板上。于是，便出现了前面叙述的王仁杰在甲板上看见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小孩对话看海景夜色的镜头。

周洁身在天津时，曾经搞过海上运输，所以对船比较熟悉。转过弯，他摸黑登上楼梯，刚要上二层甲板，突然，一团黑影晃动一下，周洁身吓了一跳，原来楼梯旁还坐着一个人，由于

天黑，又没月光，楼梯甲板显得特别暗，所以，周洁身没看清前面有人。他伸手去抓扶梯，险些抓到那个人的脸上，那人躲了开去。周洁身拉紧小孩，顺扶梯攀上了二层甲板。他带着小孩围绕二层甲板转了一圈。二层甲板也挤满了乘客，有的站着吃饭，有的坐着唉声叹气，有的在闲聊，有的冻得直打哆嗦，有的背靠背坐着挤在一起取暖。周洁身领着小孩，终于爬上了最高一层的散步甲板。

“好了，我们到了。”周洁身对小孩说。

“叔叔，这上面怎么没人呢？”

“天黑了，冷了，都回舱里去了。”

“那白天呢？”

“白天有人。”周洁身耐心地回答着。

周洁身不知道为什么对小孩特别喜欢。刚才他看见小孩挨父亲打时，就觉得这小孩怪可怜的。他认为教育孩子不应该像小孩的父亲那样粗暴，应该要有耐心和爱心。

“叔叔，爹爹刚才说吴淞口怎么的。什么是吴淞口呀？”小孩透出一种天真气。

“呵，吴淞口是地名。”

“在哪呀？”

“已经过去十几里了。”

“噢。”小孩像是明白了似的。

他们边走边说，小孩不住地问这问那。不知不觉间，周洁身领着小孩来到船尾，他们站在船尾栏杆边上，向船后望去。此时，“江亚轮”似乎加足了马力，马达声嘟嘟作响，海水翻腾着雪白的浪花，在船尾飞快地向后退去。不久，在“江亚轮”经过的海面上，留下一道宽阔漆黑的水带，平静地流淌着，绵延数里。

“叔叔，那颗星真大。”小孩指着数里以外的一点灯光道。

“啊，那不是星星，那可能是一艘大渔船。”

“这是什么？”这时，他们已经走到一处甲板上，小孩指着甲板上悬吊着的救生艇问。

“救生艇。”“什么是救生艇？”“这，说了你也不懂。”周洁身不愿说不吉利的话。

这时，他看见驾驶室后面站着一对青年男女，正在亲热、甜蜜地谈情说爱呢。

“你看！”他拉着小孩，用手一指，对他顽皮一笑。小孩不懂这些，所以也就没问什么，他还在想着救生艇的事。

“走，我们走好吗？”

“叔叔，我那边还没去呢。”

“哦哦，我领你去，我领你去。”

周洁身又领着小孩到驾驶室前面转了一会。

“哦，很冷，下去吧。”“叔叔，我没看够，再跟我走两圈。”“好，好，走。”

周洁身和小孩走了又走。这一走不要紧，当他们走到第二圈的时候，便发生了使周洁身惨不忍睹的一幕……

在轮船开出吴淞口之后，“江亚轮”船长沈达才把船交给了领海代为指挥，他便离开驾驶室。大副坐在领海的旁边，二副上了船头，三副去了船尾。此时，领海指挥舵工，以每小时十二海里的速度前进。

“左三三，……右摆二”领海指挥着。

舵工两眼注视前方，就像睁眼瞎子一样，听着领海的口令，双手机械地转动着舵盘。

这时，前方大约不远的地方，有一艘客轮，正在稳稳地向“江亚轮”驶来。

“靠右，鸣笛。”领海指挥着。

“鸣——！”

过了一会儿，对面传出“呜！呜！”两下汽笛声，然后逐渐靠右行驶。

大副看见领海熟练地指挥轮船前进，心想，船出了吴淞口，逐渐驶进海道，船由领海一个人指挥就行了，反正不会有什么危险。他向领海交待了几句，转身走出驾驶室，回休息室去了。

此时，“江亚轮”已经驶到吴淞口外十八海里处的里铜沙洋面。船开始加速，粗大的烟囱冒出浓浓的黑烟，就像一只披头散发的巨魔，在汹涌的海浪上疯狂地奔跑着。

大约6点40分，沈达才穿着船长服，面无表情地踏进特等餐厅的船长间。他走到漆木圆桌旁，刚要坐下时，有两个年轻的服务生推门进来。其中一个端着一只精制的红漆木盆，里面盛

着温水，左臂上搭着一条花绒棉毛巾，躬身走到沈达才面前，请他洗脸。

沈达才看他一眼，觉得很陌生，就叫他把脸盆放在壁角的横架上。服务生毕恭毕敬地端了过去，然后看着沈达才慢慢地洗。沈达才只洗了手，便伸手去要毛巾，服务生一惊，慌忙把毛巾递了过去。

沈达才面无表情地接过毛巾，擦着手说：“你下去吧。”

这时，另外一个服务生已经把饭菜摆好，转身从餐橱上抽出一条白色餐巾，铺在桌边上。沈达才过去，坐在餐桌跟前，面无表情地抬眼对服务生说：“你也下去吧。”

两个服务生面带微笑地答应着，一前一后地走了。沈达才叹了一口气，面无表情地开始独自进餐。

-----

这时，招商局“江亚轮”客船部业务主任郑守业也坐在特等餐厅靠近舱窗的一间高级船员餐厅就餐。他已提前叫服务生上好菜，准备等业务部会计来了，一同进餐。可是会计迟迟不来，他就自己先拿起筷子，夹了一口青菜，放进嘴里，喀哧喀哧地嚼了起来。然后，又放下筷子，再等。

郑守业33岁，上海市人。1936年入同济大学读书，后又就读于工学院。1944年毕业于，在成都市的四川建设厅公路公司工作。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筹组大华民营航空公司。

1946年3月，他在上海民营大华航空公司任处长兼工程师，1947年调到国营招商局任“江亚轮”业务主任，主管安置旅客、补票业务。当时，“江亚轮”上主要部门有驾驶、轮机、业务、邮政、通讯、伙食等。船上包括高级船员、水手共240多人。

其中伙食部不归“江亚轮”管辖，它是国民党国营招商局伙食处招来的个体承包组织，直接隶属招商局伙食处。若论行政级别，其部门领导与船长平级。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敢得罪船上的高级官员。因为得罪了他们，他们就会向上级主管领导反映其不称职，而上面的领导又往往轻信身边人员的反映，根本不下去调查，也不想去调查。这样，承包者就可能被解除承包合同，失去赚钱的机会。所以，伙食部的服务生和炊事员就对船上的高级官员特别尽心地服务，而且对他们总用特殊的饭菜招待，价钱也特别便宜。

郑守业看着桌上丰盛的晚餐，心里挺满意，并高兴地同服务生小贾主动打招呼。小贾殷勤谨慎地服侍着。郑守业已经不再等会计了，自己先吃了起来。

服务生垂手立在他的身旁。郑守业抹了抹嘴唇，然后，端起酒杯，喝了两口，转过头去瞧着穿一身雪白的服务生。服务生似乎有点不知所措。

“你下舱里忙去吧。”郑守业说。

二等舱乘客朱必全，刚上完厕所回来。走到舱门口，见服务生小贾正端着一盆热水站在那里。朱必全打开舱门，走进舱房。

“先生，睡觉前，请您洗把脸吧！”服务生小贾跟着进去。

朱必全接过脸盆，洗了一把手。

小贾赶忙把干净的毛巾递给他：“给您，先生！”

朱必全接过毛巾擦手。小贾转过身，捧起方桌上早就泡好的一壶温茶，斟上一杯放在朱必全的床头。

“先生，您过一会喝！”小贾一边关照着，一边又从白色制服里掏出一盒美丽牌香烟，抽一支，递给朱必全，“先生，给您！”

朱必全擦净手，把毛巾放回脸盆里。

“谢谢，您辛苦了。”朱必全伸手接过香烟，随口说道。便伸手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两张纸票，作为小费，送给了小贾。“谢谢！”小贾接了钱，连声说，高兴地退出乘客朱必全的房间。

朱必全把舱门关好，回到床上，坐下抽烟。突然，他感到一阵恶心，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清茶。

倩文怎么还不回来？放下茶杯，他想。

-----

此时，倩文正带着两个孩子在休息室里阅读报纸。她神情极为专注，两个孩子坐在一旁抢吃糖果，几乎打了起来，她也没有抬头。稍小一点的孩子大约有七八岁，他跑到妈妈跟前去告大孩子的状，这时，她才抬头看他一眼说：“你小，应该懂得礼让。你不是常让妈妈讲孔融让梨

的故事吗？孔融好不好哇？”

小孩站在那里。眨动着双眼，撅起小嘴不说话。

倩文低下头，继续看一篇评论国共和谈的署名文章。她觉得这篇文章看似公允客观，其实内容极为反动。断章取义，以讹传讹，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使一些无法了解真相的群众，往往因其反动的舆论宣传而误以为真。她一抖，把报纸合上，闭目想了一会。忽然，她转过头，对孩子们说：“走，咱们回舱。”

服务生小贾出了二等舱朱必全的房间，去服务室又换好一盆热水，从烘干架上拿过一条毛巾，泡进水里，端着又去了靠近船头的二等D号舱。

小贾是个20岁的青年，来轮船做工还不到两个月。他是上海人，原先失业在家，后来经过在招商局服务处工作的一个亲戚介绍，才到“江亚轮”上做二等舱的服务生。小贾十分喜爱自己的工作，别以为这种工作看似低贱，实际上，只要人勤快，有耐性，肯吃苦，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他除每月正常的工资外，时常还有些小费收入。每晚，他要殷勤地伺候一些上等乘客，如果伺候得好，乘客高兴了，给的小费就不少。所以，小贾就特别认真周到地为乘客服务，这和他自身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小贾端着脸盆，来到二等D号舱的门口。他一斜身，用臀拱开舱门，转身走了进去。

和服务生小贾不同，王阿胡是分管统舱的茶房（服务生）。他五十几岁，肥头阔嘴，面皮紫黑，短髭就像刚刚剪过的马鬃，又粗又硬，向外扎着。他凶恶无比，满脸搜刮钱财相。他对统舱的乘客吆三喝四，吹胡子瞪眼睛。他用脚踢着舱道和走廊两旁妨碍他走路的乘客。这时，一个国民党士兵向他走来，王阿胡急忙站住。士兵赶上前说：“茶房老哥，我们有同志60多人，铺位不够，能不能设法找一个铺位。”

王阿胡打量士兵一眼，粗眉一竖，阔嘴一撇，龇着大黄牙说：“设法找一个铺位？二百金圆拿来。”

“我们当兵的没钱啊！”

这时，拥过来几个看热闹的乘客。王阿胡斜眼对着人群，好像是冲着他们说似的，大声道：“没有钱还想找铺位！哼！”说完，推开两个挤上来的乘客，径自走了。

国民党士兵无奈，被挤出大舱，另去寻找安身之所。不料，他竟因此获救了……

-----

四等舱里，乘客也十分拥挤，严阿土正在整理铺位，准备睡觉。他是上海电池厂的工人，因为工厂已经倒闭，而且，上海物价又每日飞涨。他无法在上海生存，所以，想重新返回宁波老家务农。他很早就上了船，恰巧碰上一个同乡，是“江亚轮”的水手，他求同乡帮忙，花钱弄到一张无票铺位。

严阿土收拾好铺位，刚刚躺下，突然，一只大手把他抓了起来。他睁眼一看，见一个满脸横肉、粗黑的汉子，满嘴喷着酒气，醉醺醺地瞪着一双红红的大眼睛，盯着他。严阿土不知道怎么回事，吓得心儿蹦蹦乱跳。

“起来！”

“怎么了？”

“滚开！”粗黑汉子吼道。

严阿土生性胆小怕事，尤其害怕与人争吵。见粗黑汉子凶神恶煞的样子，他心里越发慌了，心跳得更快。他开始发抖。“我叫你滚开！听见了吗？”

严阿土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没敢与粗黑汉子还嘴。见船舱里没有隙地可以容身，他就悄悄地摸到四等舱楼梯旁，挤个地方，仰身躺下了。

严阿土睡不着，还在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他越想越生气，花钱白给别人占了个铺位。

这时，那粗黑汉子，“扑腾”一声，四肢朝天，倒身摔在铺上，没几秒钟便鼾声如雷，搅得乘客们都朝他看。

王占国走进来，也瞧了一眼粗黑汉子。他住的也是四等舱，在严阿土原来铺位斜对面的一张铺上。刚才他出舱给妹妹买水果去了。这时，他走到妹妹跟前，递上水果。妹妹见哥哥回来，也不接水果，只高兴地摆着手，小声招呼道：“哥哥，快来！”

“小妹，哥还要出去办点事。你先吃水果，等哥，哥马上就来。”

也许是由于刚才看到粗黑汉子强行抢占严阿土铺位的原故，小妹似乎有点害怕哥哥走了，自己身边就没了保护神。她脸上露出不悦的神情，可她没有什么说，只是小脸紧绷了起来。但是，她一向是听哥哥的话的，哥哥也非常爱她。

“小妹，不怕，谁也不敢欺负你。谁欺负你，哥哥回来打他！”

妹妹是相信哥哥的。她认为哥哥有很大本事，有哥在就什么也不怕。

“那好吧，哥你快回来呀！”“真听话，小妹，哥马上就回来。”

王占国从行李包里拿出一件东西，揣在怀里。他拍拍妹妹细嫩的小脸，转身走了。

小妹望着哥哥挤出舱门，心里涌起一丝快意，她相信哥哥的本事，如果她发生什么事，哥哥都会来救她。

王占国出了舱门，急忙朝阅览室奔去。他要查一条至关重要的消息。

王占国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次他奉上级指示，以护送妹妹回乡为名，前往宁波、绍兴执行任务，不幸的是，他也赶上了这条通往死神之路的巨轮。然而，一旦踏上它，所有人就要去为抗拒死亡而战！

50年后，当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在宁波镇海找到沈华振这位72岁的“江亚轮”幸存者的时候，才终于解开了其中的生死之谜。

1948年，沈华振22岁，正在北京辅仁大学进修法文，准备一年以后到法国勤工俭学。当时，学校已经放寒假。因为要加紧补习功课，所以沈华振假期也没顾得上回家休息，他整日在学校里刻苦读书。

一天，他突然收到一封电报，是家里打来的，说母亲病危，叫他马上赶回宁波老家。沈华振看完电报，急忙跑回宿舍，收拾行李，拿了两本书，准备起程回家。

那时，解放军发动的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淮海战役正在顺利进行中。北京至南京、上海方面的火车已经停运。沈华振没有办法，只好由北京乘火车到天津，然后，在天津乘坐铁壳班轮，经过两夜一天的航行，到达上海。在上海的亲戚家里住了几天，他又去南京，参加了一个小姑姑举行的婚礼。再回到上海时，已经是12月1日了。沈华振准备乘船返回宁波。这时，打算和他一道回宁波的还有姑父、姑母、叔父和姑母家不满三岁的“小桂圆”。叔父说，票已经托人买好了，是12月3日的“江亚轮”，三等舱，四张。

沈华振问，为什么不买便宜一些的船票？

叔父说，现在上海逃难的人多，票不好买，四等五等舱的票都没有了，有什么票就买什么票了。还好小孩子免费。

姑母说，三等就三等吧，能早点赶回宁波就好。

叔父说，走吧，我们早点去十六铺码头。

十六铺码头。

“江亚轮”从中午12点就开始有人上船。国营招商局保安处的巡警在拦截着陆陆续上船的乘客。这些乘客大都穿戴阔气，举止端庄，并且带有随身的护送人员，他们不是自己出示船票，只由送行的人从怀里摸出一张便条来，上面签着什么人的字，巡警一看，急忙客客气气地点头让通过了。

下午4点，“江亚轮”要准时开航。3点便开始正式检票。人们蜂拥而至，像潮水一样涌上船来，你推我搡，吵骂不休。巡警急忙举棒推拉乘客，维护秩序。后来又增加了几名凶恶的巡警，乘客的秩序才稍好一些。但是，随着开船时间的临近，码头上的乘客越聚越多。

大约3点40分，沈华振在前，叔父在后，中间姑父、姑母抱着“小桂圆”，随着拥挤不堪的人流，举票过了趸船，登上了即将开航的“江亚轮”。“小桂圆”用黑乎乎的小眼睛望着密密麻麻的人群，觉得甚为好奇好玩。可是，在沈华振踏上船舱的瞬间，“小桂圆”却“哇”地一声，好像被吓哭了。妈妈赶紧抱紧他，上下摇晃两下，他才止住了哭。“小桂圆”的这一声哭，沈华振和他的叔父并没有听见，他们仍然继续向船上走去。妈妈疼爱地亲了亲小儿子的脸蛋，父亲也看了儿子一眼。

-----

这时，距沈华振一家约5米远处，有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男子顺利地通过检票处，跟着嘈杂的人群，挤进了“江亚轮”的中侧舱门。

他是张占青。他从小在上海长大，参加工作后，娶妻王氏，生有三个儿女。当时，他的妻子王氏在上海的一家工厂工作。“八·一三”事件后，日本占领了上海，张占青失业了。后来，妻子王氏的工厂也倒闭了。他们一家挤在狭窄的小房间里，生活无着，艰苦度日。张占青失业了5年，一直没找到正式的工作。上海的物价一天天地飞涨，无奈，他们全家只好被迫离

开上海，迁往宁波。到宁波之后，他们夫妇俩开起了一个小商店。张占青出外办货，王氏带着孩子在家卖货，生活日渐好了起来。

一日，店里来了一个打扮时髦的漂亮女郎。一进店，她就满脸含笑地同王氏打招呼：“依在这里做买卖了。”

王氏一看，认出是在上海居住时的邻居，便热情地接待她。后来，时髦女郎说，她的一个朋友现在住在旅馆里，想要在这里买点货，如果王氏有时间，叫她把货送到旅馆去，到时照货付钱。王氏一听，满嘴答应，并高兴地要留下女郎吃饭。女郎不肯，道过谢，转身便回旅馆去了。

王氏必须在家，店里离不开人。她叫大女儿去把王氏的弟弟唤来。她对弟弟说：“上海有个邻居要买货，现已在旅馆里等着。你帮忙把货给送去，然后拿钱回来。”弟弟答应了。王氏的弟弟按照姐姐指点的地址，找到那个旅馆。

“货送来了。你数数。”他对那女郎说。

“噢，是这位先生买的。”女郎指着床上坐着的一位中年男子说。这时，中年男子也站了起来。

王氏弟弟顺眼看去，见到一张惨白的麻脸，他向里边一瞄，见桌上整齐地摆放着两大捆钞票。

这时，女郎已经把货简单地看了一下，脸上堆起笑容，说：“外面有车在等我，我先把货拿走了。这位先生同你算帐。”说后，女郎拿起那大包货物走了。王氏弟弟回过头来，与那麻脸搭腔说话。那麻脸问了问货物的成色、数量和价格等，只是总不付钱。王氏弟弟不时用眼睛瞟一下紫红漆桌上的那两捆钞票。大约过去十几分钟，麻脸叫王氏弟弟等他一下。他说，他出去小便，马上就回。

谁知，麻脸出去许久，仍不见影子。这小子一去不回了。

无奈，王氏弟弟把那红漆桌上的两捆钞票拿回到店里，把情况和姐姐说了。这时，张占青已经购货回来。他拿过钱来，解开绳子一看，吓呆了：除了外面一张票是真钱，里边包着的全是假钞。王氏上了邻居的当了！王氏弟弟赶紧跑到旅馆。那邻居和那男子早已踪迹皆无了。

然而，祸不单行。另外的又一次事故，不仅使张家的商店彻底倒闭了，而且还险些送掉了张占青的命。

-----

张占青从中侧入舱门，踏上“江亚轮”之后，沿着中舱楼梯，上了补票处，补了一张票。刚才通过检票处时，巡警看他身穿藏青棉绒长袍，眉目清秀，面皮白嫩，紧闭的双唇微红，以为他不是官家子弟，也是富家公子。所以，巡警没查他的票。

张占青轻舒一口气，挤出补票室。他想去上厕所。这时，客舱的走廊里站满了人。他斜着身子挪到船头通道口，看见前大舱的床上床下都挤满了人，便绕到一个大餐厅，不想餐厅里也站满了人。他叹息道，今天的人太多了。他好不容易挤到了厕所旁。这里也挤满人。他一不留神，踩了一个乘客的脚。那乘客嘟囔一声，白了张占青一眼，却没有说话。张占青慌忙道歉。那人反而不好气地抢白他一句。张占青却毫不在意。

从厕所出来，张占青一直走到最底层的统舱。这时，靠近前大舱门旁，有几个人正在往库仓里装货。其中有一个姓董的中年人，看见了张占青，便急忙走了过来，忙说：“啊！老张，你也到宁波去呀？”“我到宁波去呀。可补了一张票，却没有铺位哇。我只好到这里来了。”

姓董的停下手中的活，站直了身子，搓着双手，说：“你不要东跑西跑了，想要个铺位子是不可能的。这里正装货，货装好以后呀，这个舱板一盖，你就睡在这个舱板上吧。你就等着。”

张占青一看，统舱里人更多，别说睡觉的铺位没有，就是站脚地方，不及时抢，恐怕过一会也会没有的。看着眼前装货的这块地方，很大，完全可以躺下睡觉。于是，他很满意，就等在舱板旁边。货装好了以后，盖上舱板。张占青和姓董的一位朋友，还有两个中年男子，共4个人，就在舱板上各自找好了位子，坐下休息。姓董的有自己的床铺，在统舱里，木格子床，分上下层……

大约下午6点钟的时候，船开过了吴淞口，海浪逐渐大了起来，天气更冷了。甲板上的乘客开始陆续回到舱里去。这时，天越发黑起来，星星在墨蓝的天空中眨着眼睛，像一个喜好恶作剧的顽童，在调皮地等待一场开心的游戏。

晚餐的时间到了。

乘客有的挤进餐厅，各自占好吃饭的位子；有的在自己的房舱里或是自己的席子铺位上，随意就餐。

“江亚轮”的大餐厅，每8人一桌，也可以4个人开半桌，吃完后各自付钱。如果有船票而不想来餐厅吃饭的乘客，只要打一下招呼，服务生就会亲自提着竹篮，装好由厨房指定的饭菜，送到乘客的舱里，方便乘客进餐。

张占青和姓董的以及另外的两位乘客，4个人开了半桌。菜是用小洗脸盆盛的，服务生给端上餐桌，还有一碗小黄鱼，一碗炒螺蛳，一大碗汤。再上好饭，张占青他们4人便吃了起来。

在人们吃饭的时候，王菊花一个人提着包裹，走到特等舱的走廊里。她看见靠近舱右侧通道上，稀稀落落地或坐或躺着几位乘客，便也提着包裹走了过去。她解开包裹，弯腰铺下棉毯，斜身坐在上面，闭着双眼，模模糊糊地想着心事。

王菊花是宁波咸祥人，离家到上海，在一个工厂的伙房做厨工，后来失业了。本来上海的亲戚劝她留在上海找事做，不要回宁波。可她想念在家的丈夫和孩子，硬是要回去。无奈，亲戚只好求人给王菊花买了一张“江亚轮”统舱票。她如获至宝，像是见到了久别思念的丈夫一样，把船票掖进自己的贴身口袋里。上船之后，王菊花好不容易挤到最下层的统舱里。统舱里坐满了人，没有床，满地铺的都是席子。有的乘客为了节省空间，几个人挤靠在一张席子上，坐着闭目休息。王菊花一看已经没有空地，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便走出统舱的铁门，沿着舱梯，向四等舱上爬去。

四等舱和统舱一样，也到处挤满了乘客。王菊花挟起包裹又顺着扶梯向三等舱爬上去。这时，去大餐厅吃饭的乘客有的陆续回舱，有的乘客刚往餐厅里面走，服务生也在各舱之间穿梭往来。王菊花觉得这里很乱，就沿着中舱楼梯继续往上爬。她走几步，停下来喘一口气，接着再走。她刚走到二等舱楼梯口时，看见扶梯入口的甲板上，有一个面容清瘦，提着竹篮的瘦高男子正望着她，一脸犹豫的神色。可她于慌忙中并不在意。她仍然往上爬去。

这个提着竹篮的瘦高男子是谁呢？他和王菊花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是后来死在统舱里的虞和德。虞和德出身于世医家庭，但是，由于祖传的医术没有传给他，他没有什么特殊本领，没有什么更好的出路，直到31岁那年才找到“江亚轮”上做些小本生意，专卖海产和牛肉干之类的东西，以此维持生活。12月3日这天，“江亚轮”乘客特别多。虞和德提前把准备好的一大包牛肉干寄存到三等舱的服务生室，到时做生意时取货方便。船刚开过吴淞口，大约6点钟左右，乘客开始进晚餐，大餐厅也已开放。这是卖食物的最好时机。虞和德连忙赶紧跑到三等舱服务生室，装满一竹篮牛肉干，急急忙忙往下面四等舱里跑。因人太多，他只得放慢脚步。正巧，在楼梯口的甲板上，看见了一个20多岁年轻少妇，提着包裹，一步一歇地向楼梯顶上爬。他本想跑上前问她：“买牛肉干吗？”不知什么原因，他又改变了这个主意，转身往楼梯下面走去，边走边吆喝道：“牛肉干！牛肉干！”

原来，王菊花是虞和德的旧相识，曾经有过一段“缘分”，不料今日竟在“江亚轮”上相遇，真是“冤家路窄”。这个世界也实在太小，怎么于冥冥中就碰到熟人了，而且又是在“死神”面前相逢了。彼此匆匆，虞和德也就没有了心思……

水手阿大把妹夫崔玉亭领到水手间。水手间里有30多人在吃晚饭。这里的大多数人阿大不认识，他猜想这些人可能是水手们的钱客或亲友。

阿大同身边几个要好的伙伴打了招呼后，便把崔玉亭安置在水手赵八的床上。赵八于6点半后值夜班。阿大嘱咐崔玉亭几句话后，如释重负地转身走出水手间。

崔玉亭24岁，面目清秀，显得与众不同。他刚结婚不到4个月，妻子陈念姣22岁，是阿大的亲妹妹。

前夜，陈念姣忽作一梦，梦见自己头戴鲜花，和崔玉亭一起去婆婆家里。开始时，婆婆满面含笑，亲热地拉着陈念姣的手问长问短。后来，不知不觉间，婆婆变成了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鬼，伸出魔爪要抓陈念姣。陈念姣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可是她跑不动，眼看婆婆就要追上她了，她急忙哭喊，伸手乱抓，四处寻找崔玉亭。还睡着的崔玉亭吓了一跳，伸手拉亮

电灯，看见妻子正用双手紧抓着自己，便把她叫醒。

陈念姣睁开双眼，才知原来是一场恶梦。第二天，陈念姣精神有些恍惚，吃不下饭，总觉得心悸恐慌。崔玉亭瞧着她，心里着急，也同样吃不下饭。

下午，差人去请来巫医问卜。巫医向崔玉亭问明一些情况后说：“你久没给你父母上坟扫墓，是父母怪罪了，特来托梦给你。若要除此病，必须在你父母坟前跪拜请罪，方才无事。否则，病情会更加严重。”

崔玉亭付过钱，送走巫医，回到卧室，看见阿姣躺在床上昏昏欲睡的样子，便走到床前，俯身把脸贴在阿姣滚烫的脸上，右手轻轻地拍一拍她的肩膀：“明天我就回宁波给父母上坟扫墓去。”

“不要着急，等我好了，咱俩一起去。”阿姣用手抚摸着崔玉亭的脸，痴痴地说。

“你在家养着，巫医说我一个人去就行。”

“玉亭，要是我真有什么不好，你会想我吗？”“你怎么问这话？”“我这是随便问问，因为我常想，你要是有什么不好了，我也不会活下去的。”

崔玉亭鼻子一酸，流泪了。

“不要乱讲了，你这只是惊吓一下，不会有事的。”

当晚，崔玉亭来到“江亚轮”水手阿大的家里，讲述了陈念姣生病的情况，求阿大买一张明天去宁波的船票。

陈阿大今年31岁，紫红脸堂，说话总爱停顿，像是在思考的样子。他听了崔玉亭的话后，停了一会儿说：“买票是不可能的。现在乘船的人特别多。”他又停了下，“这样吧，明天你早些来，我把你带上船去。”

就这样，12月3日，下午1点左右，陈阿大把崔玉亭带上了“江亚轮”。船刚过吴淞口，大餐厅已经开饭了，陈阿大又把崔玉亭带到餐厅的船员室一起吃饭。吃完饭后，陈阿大把崔玉亭领进水手间，安置在赵八的床上。

陈阿大走后，崔玉亭一个人躺在床上，也不和别人说话，只在心里惦念着阿姣。

崔玉亭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陈念姣一张昏昏欲睡美丽迷人的脸。他试图转移注意力，想一些别的事情，但是，毫无效果。他心里急切地盼望“江亚轮”尽快到达宁波。

崔玉亭昏昏欲睡。突然，舱门推开了，进来几个人，他们边走边说话。

“外面真冷，海浪真急。”一个粗大嘶哑的声音。

“海水在退潮？”又有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完轻咳一声。

“海上没什么好看的，除了过往的船只，什么也没有。”还是那个粗哑的声音。

“我刚才看见有个东西在海面上浮着。”是个年轻人的声音。

“不是水雷吧？”又一个粗哑嗓门。

“不会的。海道上的水雷早扫光了，你看到的可能是浮筒。”又是那个男人的声音，说完又轻咳一下。

崔玉亭睁眼一看，只见有4个人，向右边靠近舱门的两张空铺上走去。其中有一个是水手长。崔玉亭认识他。另外3个人他感到陌生。有一个年轻人长得虎头虎脑的，大约有十七八岁，崔玉亭觉得挺特别，想必是刚才说看到海上浮着什么东西的年轻人。

“定贤弟睡在那张床。绍康，委屈你和阿代挤在一张床上。”是水手长在说话，说完轻咳了一下。

绍康马上显示受宠的样子，连连说：“没关系，没关系，很好的，很好的。”这叫绍康的，哑着嗓门说。定贤也陪着笑。

水手长安排完3个人的铺位，又寒暄了两句，叫他们早些休息，转身出了舱门，出去后还顺手用力拉了一下舱门。

三个人躺在铺上休息。这时，崔玉亭、定贤、绍康、阿代4个人一起听到了“江亚轮”一声长鸣，接着又有两声，后两声比先前短促而清脆。他们知道，这不是“江亚轮”发出的声音。

“江亚轮”继续在前进，机舱里传出有节奏的机轮运转声，像一个庞大的乐队，在为“江亚轮”上所有熟睡的乘客虔诚地演奏着安魂曲……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飞逝，眼看“江亚轮”那可怕的一瞬间就要到来。

6点44分，离爆炸只有一分钟了。

服务生开始收拾餐厅。乘客们早已回舱休息了，有的已经酣然入睡。

沈华振吃完晚饭之后，去三等四号舱和一位宁波同乡对换了一张床位。把叔父调到自己的房舱里。这时叔父正在和姑父、姑母聊天。小桂圆独自坐在床上玩，不时拍着小手，啊啊欢叫两声。看见沈华振进来，姑母让了座位给他，自己靠近了一点小桂圆，并用手摸着她胖嘟嘟的小脸。沈华振坐下后，讲起刚才换票的经过。叔父咧嘴仔细听，姑母不时插话询问，姑父微笑着，小桂圆见沈华振进来，一抬身子，举起小手，啊啊大叫，似在致欢迎

就在这一刻，在周洁身的眼前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一幕。他领着小孩刚刚登上二层甲板散步，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全船一片黑暗，电灯全都灭了。周洁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到“啪！啪”关铁门的声音，随即就是一阵哭喊声，像是从统舱里传出来的。“妈妈呀！救命呀！”哥哥呀！”“奶奶呀！完啦！”“操你妈的，关门干什么……”

周洁身一想，不对，船出事了。这时，小孩吓得紧紧抱住他的腰，哭喊：“哎呀，叔叔！叔叔！”还没等周洁身想一下船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哒哒哒哒”、“噼啪”，乘客都“哇哇哇”地往甲板上面冲。就像受惊的羊群，尾巴拴上一串鞭炮，又有野狼追赶一般，拼命地逃。周洁身也吓得慌忙拉起小孩往船头上跑。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人跑他也跑。这时，船尾在逐渐开始下沉，船头慢慢翘了起来。他拉着小孩跑到救生艇旁边。就在这时，船身向右一斜，他急忙拉住小孩，抓住救生艇上的绳索。突然，一道灯光射来，照亮整个“江亚轮”的侧面及附近的海面。周洁身看清了，船在迅速下沉。船上的哭喊声更响了，人群像发了疯似地向上层甲板和船头方向涌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6点45分，船长沈达才正在餐室里独自吃晚饭，只听“轰”的一声，他感到船身震动了一下，电灯立即熄灭了。他眼前一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这时船底发出乘客呼号求救的声音。他一愣，放下手中的筷子，奔出餐室。刚到驾驶室，沈达才就喊：“右转90度，离开航道，靠近海滩！”

舵工急向右扳转舵盘，回足马力，船身猛地向右一拧，像一头受伤的猛兽，仰头扑进海里。

“赶快抛锚，拉响汽笛！”沈达才拼命地喊。呜—呜—！汽笛刚叫一半，便戛然而止。

“去发报室，拍遇难警报！”沈达才向赶过来的一个穿救生衣的船员大声命令道。那船员应声，转身就跑。

“大副！”沈达才喊。没人应答。“大副——！”沈达才冲着黑压压的人群呼喊。

大副不知跑哪去了。

“二副！”二副也不在。

黑暗中，沈达才叫过水手阿大。

“阿大！快去组织人放救生艇！我到船尾去看看。”船长说完，转身跑向船尾。这时，乘客正像潮涌一般奔出船舱，冲向甲板，死死堵住了通向船尾的通道。沈达才无奈，返身又跑到驾驶室。

这时，驾驶室已经聚集了几个高层船员和水手，轮机长胡彩扬也在这里。

“轮机有事吗？”沈达才问。

“没有！”胡彩扬回答。

“是锅炉爆炸？”沈达才又问。

“也不像。”一个司炉说。

突然，一道强光扫过，沈达才吃了一惊。

-----

“快跑啊，船沉了！船上有炸弹，有人放定时炸弹啊！”这时，黑压压人群中有人喊。

人群又一阵大乱，有人“扑通！扑通！”往海里跳。此时，正是海水退潮之时，海浪湍急，汹涌异常，加上寒冬季节，人跳进海水之后有的浮几浮就被海水吞没了，有的根本来不及挣扎就在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偶尔有几个水性稍好一点的，在水里扑腾几下，也被急流卷没，沉入海底。

沈达才一看，急叫水手用手电筒向附近海域的过往船只打信号求救。

“报告船长，电报房被炸塌，一个报务员炸死，还有一个受重伤！”穿救生衣的船员跑到沈达才跟前气喘吁吁地说。

“报告船长，水已漫过统舱，后舱迅速下沉！”一个中年水手跑上驾驶室，慌慌张张地说。

沈达才站在那里，没有说话，他像石膏塑成的雕像，穆然了。“船长，我们快逃吧，晚了就来不及了。”一个高层船员说。

“快！向过往船只喊话求救！”沈达才开始大声命令。可是，身边除了胡彩扬和几个高层船员外，大部分船员、水手都跑得干干净净，各自逃命去了。

沈达才已经无能为力了，眼看船在迅速下沉，船上的人在惊恐和慌乱中就像蚂蚁一样纷纷被海水吞没……

阿大离开船长，并没有去组织人放救生艇，他首先跑到水手舱想找妹夫崔玉亭。水手舱在船头甲板前台。靠近船舱下面有个大洞，上面盖着木板，沿扶梯下去就是水手舱。这时，水手舱里已经乱作一团，几个人挤在舱门口，你争我夺，连喊带骂，都想先往外爬，结果把舱门堵住了。阿大看见水手长正在往外拉人，并且不住地大喊：“别挤！别挤！慢点！”

“操你妈的，快点，水都灌满了。完了！我操你妈——！我……”有人叫骂。

果然，海水咕嘟地往上冒着，没多久，水手舱就灌满了水。这里三十几个人，结果只有几个逃了出来。其余的，有的在睡觉，听见响声后，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蹿进舱里的海水呛死了；有的反应过来了，可连衣服都没穿，赤身裸体，摸黑便跑到舱门口，无奈舱门又被争抢逃生的人给堵住了，同样，也眼睁睁淹死在水舱里。

阿大不知道崔玉亭是死是活，他大叫妹夫的名字。

“大哥，我在这儿。”是崔玉亭的声音，他逃出来了。

阿大赶忙跑到左舷甲板上，拉住崔玉亭就往顶舱救生艇甲板上跑。可是，要想跑上顶舱，必须得绕船舷甲板跑半圈才能上去。

“快跑，跟上，船要沉了。”阿大也不回头，玩命地跑。

这时，海水已漫过船舷甲板。海浪哗哗地撞击着舱壁，船继续迅速地下沉。

-----

阿大见状，迅速脱掉外衣，准备跳进水里逃命。

“大哥，我跑不动了，救救我！”崔玉亭一把抱住阿大的腰。阿大看着妹夫的脸，皱紧双眉。这时，船还在不住地下沉，海水淹没阿大的小腿。

“大哥，救我！救我！！念姣——”崔玉亭几近哀号了。

阿大眼睛瞪圆了，里面像要往外喷血。心想，船离岸边太远，妹夫又不会游泳，这样死抱住我，肯定两个人都得死。这时，又一阵海浪打来，海水已没过阿大的腰。他的身体像被崔玉亭的双手箍住一般。看来，两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逃生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阿大咬紧牙关，从衣袋中摸出一把在海水中防身的尖刀，用力割断了妹夫的手指。崔玉亭“啊——”的一声惨叫，跌进水里。阿大猛地跳入水中，回头再找妹夫时，崔玉亭已经被海水冲走。阿大尽力拼命向岸边游去……

水手舱已经全部沉没到海里，逃出来的人随着哭喊的人群四处逃散。阿代和另外两个人刚才被水手长拉出来之后，就听到水手长喊道：“绍康，定贤，快用水手斧砍断船架上的两根斜杆。”

绍康举起水手斧，跑到船头的左边，砍下一根斜杆；定贤跑到右边，也砍下一根。

“再砍成四段！”水手长喊着，自己跑到横杆前，砍断绳索，把四根短木拴在一起。然后，叫过阿代，把他齐腰捆绑在木桩上。他又叫过绍康、定贤，把他俩也拦腰绑牢。这时，船头开始上翘，海水已经漫过舷板。突然，一个海浪打来，水手长迎着海浪，用力一推木杆，把三人一同推入海中……

五等统舱里，王占国的妹妹正在看着抢占了严阿土床铺的粗黑汉子打呼噜。突然，粗黑汉子咯哧一声，停止了鼾声，好久没有喘气。王占国的妹妹正有些害怕，“呼呼——噜！”粗黑汉子突然喷出一口气，“嘟、嘟、嘟、嘟、——嘟、嘟！”他又放了一长串闷屁，然后翻了个身，呱呱呱地嚼着大嘴，哼哼叽叽地又睡了，这次仍是打鼾，只是比先前小了许多。王占国的妹妹想，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呀？上哪去了呢？

“轰隆——！！！”王占国的妹妹几乎被震飞了起来。统舱里的其他乘客也都吓得目瞪口呆，睡觉的乘客骤然吓醒，傻呆在那里。粗黑汉子呼噜立即停止，不知是震起的，还是吓起

的，也腾地坐起，瞪着大眼。

几乎是在同时，所有乘客唉呀一声，腾跳而起，急忙向舱门拥去。黑暗中，有人在大叫，有人被踩倒。这时，人世间所有逃命的恐慌和呼喊汇成了一支悲怆交响曲，到处乱得就像一锅粥一样，使你分不清有人在喊什么，有人在骂什么。这是死亡前的一片高高低低的哀号，惊天动地，神鬼骇然！

-----

离舱门口近的几位乘客，摸黑跑到了楼梯口。严阿土连滚带爬，惊惶失措地也向上爬去。

舱门口聚集着许多人，踩死无数，堵在门口，谁也出不来。

“哐！哐！”有人把舱门关死。乘客更是惊恐万状，喊骂连天。

“操你奶奶——！妹妹——！”

“你们不让我们活了——”

“完了，妈呀！救命啊！”

“爷呀——”

“奶呀——”

“哥呀——”

“姐呀——”……

所有亲人的名字，都在这里被喊了出来，男人们和女人们的喊骂声一阵高过一阵，粗鲁得难以入耳。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海水无情地灌满了统舱。

“妹妹——”王占国推开众人，拼命向统舱跑来。

乘客都拼命地向上跑，王占国却拼命地向下跑。他撞倒了好几个人，自己也被撞倒了。他爬了起来，接着往下跑。刚跑进统舱里，“哐”的一声，王占国也被铁门关在统舱里。

“我操你妈！水手！”几个乘客用力摇晃着铁门。

“开门！里面还有人哪！”王占国也一起使劲拽铁门，几乎喊破了嗓子。

可是，他的喊声，在众多哭喊声中显得非常微弱，而汇入众多的惨叫声后，又增添了一片声浪的混杂和高亢。

王占国只好转回身。这时海水已向他涌来，穿过脚下，撞上铁门，打了一个回旋，然后很快地沿着铁门上涨。不一会，海水就没过了王占国的膝盖。他不管这些，好像疯了似的，摸黑又向舱门扑去。

“妹妹——！”

“妹妹——！”

“妹……”

海水漫过他的腰，他的胸，他的肩，他的嘴。最后王占国挣扎了几下，就被海水彻底地吞没了。

一个中共地下党员，为了去救亲爱的妹妹，就这样死在“江亚轮”下等统舱里。

“我相信哥哥的本事，我发生什么事，哥都会来救我的！”平日，妹妹总这样想。

“哥有很大的本事，有哥在就什么也不怕。”哥哥常这样说，可现在他连自己都保不住了，妹妹你知道吗？

王占国虽然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但同样死得其所，为救自己的妹妹而死，同样死得值得。为人民群众的利益牺牲自己不是空洞的口号，亲人和自己同样属于人民的一员，人民和我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

只有深刻地热爱亲人，才能更好地去热爱人民！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尤其面临死亡考验的时候，真与假、善与恶才会彻底地分清。有时，连父母都难以如此高尚。

-----

就在这时，王仁杰已经站在舱外的台格上，他刚刚救出5名淹在海水里的儿童。

王仁杰就是我们在开头介绍的那位被拆白党和同乡骗去100万元的年轻商人。他被金文德在楼梯过道上慌乱中用脚踢醒之后，就起身来到舱外甲板上散步。天色已经阴暗，海面上冷风飕飕地吹着。他绕右舷甲板走了半圈，来到驾驶台左侧的救生艇旁。此时，船上观海的人寥寥无几，不远的海面上，闪闪的灯火在快速地移动，他知道那是过往的渔船和夜间巡逻的快艇。

王仁杰觉得身上很冷，便决定回进舱里。

“你冷吗？”一个女人的声音。“不冷，你呢？”是一个男子在问。还没等那女人回答，男子接着说：“要是冷，咱回舱吧。”“我不冷。再说舱里那么乱……”她似乎说了半截话。

“也是，和你在一起，我心里热乎乎的。”男子说这话时，语调低缓，音色圆实，显得特别诚恳。

“真的吗？”女人也显得很天真。“不信你摸摸……”女人似乎真的伸出手去摸男子的“心”了。

王仁杰心里一阵暗笑，摇摇头，转身大步向下层甲板走去。王仁杰刚走下二层甲板的楼梯，突然听到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响。王仁杰身体一震，险些跌进海里，幸亏船舷上的横栏高出他的胸部，把他顶了回来，他的肋骨一阵巨痛。他使劲用手揉着胸膛。

这时船舱内已经开始大乱，乘客不顾一切地往船头、船顶奔跑。哭爹喊娘声，求救咒骂声不绝于耳。王仁杰马上意识到船出事了，可能锅炉爆炸了。王仁杰做生意时，常乘船跑上海、天津、宁波或武汉和广州，所以对船运知识懂一点。

“船上有人放炸弹啦，船要爆炸啦！”船上有人喊。王仁杰搞不懂究竟是船上有人放炸弹，还是锅炉爆炸了。这时，船身逐渐开始倾斜，船头慢慢向上翘起，船尾缓缓下沉。王仁杰知道事情严重了，船可能会沉入海底。这段航道海底很深，可想而知“江亚轮”若是沉没，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一些乘客砸碎门窗，纷纷跳进海里。可是刚跳下去的，就如同泥牛入海，有去无回。王仁杰此刻极为镇静。他想，跑到最高处，即使是死，也是最后一个。

王仁杰站在甲板上强忍巨痛，仰头向上望去。上层甲板就在他的头上，大约有2米多高，外围镶嵌着厚厚的舱板，气窗用钢化玻璃密封着。看来要想从这里直接爬上顶层甲板，难如登天。他急忙向前面的通道跑去。刚跑到通道口，乘客呼啦一声，也一起拥来。通道口立刻被堵住。人们拼命地叫喊，有人摔倒，号叫两声，被几百双脚板踩踏过，再也没能站起来。王仁杰觉得此时千万不要惊慌，如若被人挤倒，必死无疑。

他抽身退到一个漆黑的角落，大概是楼梯底洞。突然，船身急速旋转一下，一群人“啊”地一声，全部摔倒。一道电光射来，王仁杰猛地抓住楼梯扶手，顺势爬上二层通道。他飞速向前舱楼梯口跑去。

刚跑到楼梯左甲板时，附近舱房里传出小孩子悲惨的呼叫声。王仁杰转身就往那个舱房里跑。跑到门口，他看见两个小孩在哭叫。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女孩，正坐在床上拉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哭喊“妈妈”！

王仁杰飞跑过去，分开左右两手一抓，抱起两个孩子，就往舱外跑。他的肋骨又一阵巨痛，险些摔倒。这时，已经能够清楚地听到前三、四等舱里的水在嘟嘟地向上冒，大船正在迅速下沉，乘客的喊叫声更加凄惨。

王仁杰前脚刚踏出舱门，舱里又传出婴儿的啼哭声。他急忙收住脚，回身再一看，只见靠近舱窗的上铺上，还躺着一个啼哭的婴儿，双脚乱蹬，两只小手上下刨动着，身上包裹的棉毯已经散落在床上。王仁杰见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便又跑了回去，放下两个稍大的孩子，从床上把婴儿连同棉毯一起抱下来。

这时，舱外扫过来一束光线。他想，必须尽快离开这里。他左手抱起女孩，右臂挟紧男孩，曲着小臂，伸手抓起婴儿，一步一拖地跑到舱外。好在王仁杰对船上的路线熟，他向船头舱道跑去。在经过前中舱的时候，他又听到几个婴儿的哭叫声。

“他妈的，这又是哪个没心的爹娘扔下孩子跑了。”王仁杰心里骂着。他更加快了脚步，他的手臂开始发麻，冷汗从头上冒出。突然，他右手一软，五指松开，“扑通”，婴儿落在舱板上。随即“哇”的一声惨叫。王仁杰心想，还好，孩子还没憋死。接着他把女孩换到右手，左手抄起男孩，挟在腋下，然后向上一颠，挟紧，又抓起婴儿，站起身来继续向前跑去。

他转身返回婴儿啼哭的舱室。后舱的水已经向前舱漫淹过来，而且船仍在慢慢向后倾斜，好在大多数乘客都已跑到船头，所以，船的斜度开始趋缓，不甚陡了。但是，人在上面走，仍然十分困难。此时，三、四等舱里的乘客已经大部分被海水淹没，或是慌乱中跳进海里；或是来不及逃出船舱就被淹死；或是惊惶失措，不知天南地北地四处乱撞……

王仁杰用力撞开舱门，只见门口趴着一具女尸，满脸是血，衣服凌乱不堪，看样子是出事后逃命时被人踩死的。王仁杰俯下身子，两手分别抓住女尸的左肩和右大腿根部，用力一拽，

女尸仰面朝天。王仁杰用手背贴近女尸的鼻子，感觉一点气儿也没有。王仁杰确认她是死了。这时，海水就像一条巨大的蟒蛇，沿着打开的舱门，哧哧地涌进了舱房。很快漫过女尸。

-----

王仁杰来不及想什么，飞身跃到床前，抓起婴孩就往外跑。婴孩似乎被抓痛了，哇地一声，大哭起来。王仁杰拼命地跑，水从身后已经超过了。突然，他脚底一滑，摔倒在地，孩子掉进水里。他爬起身，又抱起孩子，接着往前跑。他向左一拐，奔向左舱通道。这里水已经没过膝盖。他突然听到大副室里传出一个男孩的惨叫声。

王仁杰一听见孩子的哭叫声就拼命地去救，他似乎在为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和追求去抢救孩子。他只想把孩子从死神的手里夺回来。似乎这就是一种胜利，一种男子汉价值观的表现！这一切，是他对自我的一种报复？还是他本性中就有的一种慈善的素质？否则，他怎么轻信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后来又真诚地去对待她？却因此受骗上当。

王仁杰来到大副室。借着外面的一束光线，他看见一个六七岁的儿童坐在床上，嗓子已经哭哑，喊不出声来。他只用两手向前一抓一抓地嘶喊。海水已经没过男孩的床，向他的胸上猛涨。王仁杰见状，奋力扑过去，抱起男孩，跑出舱外。

此时，海水已经没过王仁杰的大腿。他在水里一步一步地快速向前挪动着……

一等舱的乘客沈华振，已经带着姑母家的“小桂圆”在海里游了很久。

就目前我们采访的材料看，沈华振是我们遇到的“江亚轮”幸存者中唯一没有凭借任何海上漂浮物而能在汹涌的海水里来去自由的乘客。我们曾对此表示过怀疑。因为，“江亚轮”失事时，正值寒冷的冬季，而且正是海水退潮时间，海浪异常汹涌。凡跳进海里的乘客，不是被海浪卷走，就是无力挣扎而淹死在海里。偶尔有些幸存的乘客，也往往是借助海上的一些漂浮物侥幸逃生的。

当我们深入了解之后，才知道其中的一些奥妙。原来，沈华振从小就在海边生长，他的父亲也曾是海上的船老大，终日里出海打鱼，练就了一身水上功夫。沈华振更是秉承了父亲的勇敢与沉着，尤其水性更超过父亲。早在江西读书时，当地有一条江。沈华振每日里有空就到江里畅游一番，当作体育锻炼，一年四季，从不间断。这就使他练出了能够适应各种气候水温的游泳本领。

其实，冬季的海面虽很冷，海水里的温度反而相对比较温和。从“江亚轮”跳入海中的乘客，或被海浪卷走，或被海水溺死，这除了海浪汹涌，人们缺少战胜它的特殊本领外，还有人们缺乏战胜灾害的足够勇气和信心，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惊慌失措，缺乏冷静的头脑。这也恰恰是验证人体潜能是否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最佳时机。而潜能除了与生俱来的天赋之外，更多的是来源于后天的长期训练。

-----

在“江亚轮”出事以前，沈华振正和姑父、姑母聊天。叔父在床上追着“小桂圆”玩。“小桂圆”玩得高兴，啊啊直叫，两只小手半握拳头相对抓挠着，随着抓挠的节奏，屁股一颠一颠的。

“啊——啊——啊！”

“小桂圆”的母亲回头看了孩子一眼，笑着又转过头去继续和沈华振聊天。

“啊——啊——啊！”

“轰隆！”

“哗啦！”

“啊——”这次是“小桂圆”惊吓的哭叫声。

沈华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电灯一闪，立刻熄灭了。姑母“妈呀”一声，紧紧抱住孩子。叔父张着嘴，傻呆在那里。姑父连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是不是锅炉爆炸？！”沈华振似问非问地说。

“茶房！怎么回事？电灯灭了。快拿蜡烛来！”外面的乘客在喊叫。

“锅炉爆炸了吗？”有人惊恐地问。

“没事，没事，蜡烛拿来了。”是茶房的声音。

隐隐约约，船底传出一阵骚乱，像是有人在打群架。

沈华振跑到舱窗前，爬上一层床铺，打开舱窗，向外一看，船还在前进呢。他觉得船可能

没出什么事情。便说：“没出事，船还走呢。”

沈华振跳下床，等了一会，灯还没有亮。

姑母说：“叫茶房再拿些蜡烛来吧。”

这时，“小桂圆”已经不哭了，姑母在给他喂奶。在妈妈的怀里，“小桂圆”又不时地蹬一下腿，小手不住地抓挠着妈妈的胸脯。

“妈呀，船沉了，快跑哇！有人放炸弹了！”突然，外面开始大乱。

沈华振一惊，赶忙又跑到窗前，蹿上床铺，拉开舱窗，伸出头去，向下看去，在星光下面，乌黑的海水已经没过了轮船的吃水线，船果然在下沉。沈华振急忙缩回头，跳下床铺说：“不行了，船已经下沉了。”

怎么办呢？50年后，沈华振回忆这段经历时说：“4个人大家商量了，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会游水的，我叔父会游水的，姑父也会游一点，姑母不会游，小孩子更不要想了。反正没办法，我们3个救一个人，小孩随便他了。小孩如果能救就救，不能救就扔了。大人一定保了。当时，我们就这样决定了。我们这样说法，只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够救就救，万不得已的时候，就这样。”

-----

“小桂圆”那时根本不知道大人们在商量着什么。他在妈妈的怀里，小嘴还在一拱一拱地吮吸着奶水。

“哎呀，水已经进来了。”叔父睁大眼睛喊。

情况越来越危急。海水从窗棱上向下流进舱里。起初还很缓慢，在舱窗与船壁之间开始成一道水帘。后来竟逐渐加快，加急，颇与瀑布相仿了。船舱里的水位在快速升高。已经来不及再想什么了，大人们开始脱衣服。沈华振解开青棉长袍，扔在水上，只穿一件背心和一条短裤。叔父比沈华振的速度更快，他脱掉外衣后，跃上顶床，砸开舱窗，抢先跳出舱外，向海里游去。接着沈华振也深深吸一口气，用力一扑，潜入海中。他顿觉全身一凉，赶紧憋足气，手脚并用，尽力向海里游去。他浮出水面，回过头，这时，一个海浪打来，把他抛出两米左右远。他稳住心神，凝思运劲，振起双臂，深吸短呼，迎着海浪，唰唰几下游到窗口旁，把“小桂圆”接出舱外。这时，姑母才逃出船舱，姑父也跟着逃了出来。

沈华振抱着“小桂圆”想尽快向外游，离开沉船。此时，“江亚轮”上已经惨不忍睹，四、五等舱全部沉没海里，三等舱也在迅速下沉。哭叫声、求救声、吵骂声已经变成一片哀号。沈华振不敢回头，尽力在海里游着。突然，一个大的包裹，随着一阵海浪，向他身上打来。沈华振用力缩身，躲了过去。接着无数大的小的包裹、箱子随着海浪，在他身边四处乱撞。这时，靠近他的左边又浮起一个大木箱。沈华振心里一动，立即抬起左臂扑向木箱。也不知道“小桂圆”是死是活，命大就会活的。沈华振拼命抓住木箱的把手。海面扫过一道强光，附近有好多船只，似乎在抢捞包裹、行李和木箱。沈华振伸出头吸一口气，回头望着“江亚轮”。不知道姑父、姑母在哪？他们逃散了。

“江亚轮”继续下沉。海水在咕噜咕噜地冒着气泡，就像一个硕大的木桶被强压进水中，还没灌满水时的样子。三等舱以下的乘客已经全部淹没了。

在“江亚轮”三等统舱里，住着的70多位乘客，大多是宁波出外做工的乡下人。由于上海处于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即将崩溃，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工厂倒闭，生意难做，通货急剧膨胀，物价每日暴涨，不仅外乡来做工的人无法在上海立足，就是上海的本地居民也已经很难生存。再加上时值冬至，大部分在外地的宁波人都想回乡给先人扫墓。所以，他们都想尽快赶回宁波老家。

然而，孙秀凤却是例外，她也是宁波人，这次回乡，她既不是躲避战乱，也不是回乡祭祖扫墓，而是想念家里的孩子。所以，她一个人就急着要赶回宁波。

-----

孙秀凤44岁，身材矮小，却体态匀称，穿着素色棉布旗袍，胸脯微挺，细腰，臀部稍稍上翘，走起路来轻巧缓慢。但如果和粗壮肥大的女人在一起一比，也并不因为她矮小而失去魅力。相反，却因身材比例和谐，更显出她的标致。她是个寡妇。

孙秀凤住在三等统舱里。她的表情略带一点忧郁，因为她想念在家里的4个孩子。孙秀凤把一绺垂向额头的长发，沿着耳根捋向脑后。她叹一口气，安静地坐在下铺床上，看着几个宁

波乘客在大声说话。其中有两个女人，说的是宁波土话，声音很大，像是在吵架一样。其实他们并不是在吵架，只是说话声音高罢了。孙秀凤觉得心里烦躁，歪身拿过一只枕头，放在床头，然后按了一下，右手扶头，贴耳，侧身倒在了床上。她刚吃完晚饭，肚子有点不舒服，她左手不自觉地放在腹前。朦胧中她听见轮机有节奏的响声，使她进入一种梦幻意境。她仿佛看见了17岁的大女儿站在身边，另外两个儿子分别拉着姐姐的手，最小的儿子叫了一声：妈妈！猛地扑进她的怀里。孙秀凤笑了，她笑出了眼泪……

“谁叫你要？！谁叫你要！”

孙秀凤忽地被一阵吵架声惊醒，睁眼一看，那几个高声说话的乘客，这回真是在吵架了。只见一个黑脸男人喊。男人也像在骂着什么，只是被女人连珠炮似的高喊声压了过去。旁边有几个人在劝，也有几个人在笑。

“谁叫你要？！谁叫你要？！他妈的你活……”

也不知道这“活”字下面是“该”还是“够了”。就在这时，“江亚轮”突然发出一声震破海空的巨响，几乎所有的乘客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响声吓得魂飞魄散。紫红脸的妇女“妈呀！”一声，扑到黑脸男人的身边。黑脸男人向后一仰，绊在了刚才一个笑嘻嘻看热闹乘客的脚上。“啪嚓”、“哎哟”、“妈呀”，黑脸男人的后脑磕在了床架。紫红脸妇女随着一声怪叫，跟着又砸在了他的身上。三等舱的乘客全都惊恐万状，不知道船上发生什么事。孙秀凤此时已经吓得跳下了床，素色棉旗袍好像挂在了床上，她差点摔倒。幸亏黑暗中，她抓住一个男人的胳膊。不料，那男人狠命一抖，孙秀凤向后一倒，“扑通”一声，仰面摔到床上。

“妈的，怎么回事？”有人在喊。

“没关系，没关系，电灯坏了，马上就好。”好像是茶房的声音。

船底好像出了事，有人在哭号：“船沉了——”

“船很大的，不会沉的！”又像是茶房在叫。之后，就是一阵“啪！啪！”关铁门声音。

孙秀凤摔倒之后，从床上爬起，揉揉后腰。她想，是电灯坏了，过一会就好的。她又习惯地从前额沿着耳根向后脑捋捋头发。

“妈呀！救命啊！船沉了——”

“快跑哇！船爆炸啦！船上有炸弹啊！”

“狗子，快跑，往船顶跑。不是，这边……”

“铁门关死了，跑不出去了。”

“完了，妈呀！”

“啪”、“啪”、“哐”、“哗啦”、“扑通”……

统舱外已经炸开了锅，就像人们在烧红的火炉中，倒进一桶大粒盐，噼噼啪啪地炸开了。

“他爹！统舱进水了。”几乎和外面的喊叫声同时，不知是谁在统舱里也喊了一声。

顿时，三等统舱里一阵大乱。就像一群趴在一头死牛身上的绿豆蝇，突然有人上前狠抽一鞭，“嗡”地一声，一齐逃散，乘客们一齐拥向舱门。

孙秀凤也跟着人群奔了过去。她刚一抬腿，啪嚓一声跌倒在地。不知是谁把她的小鞋踩掉了，她趴进水里。

此时，舱门口已经堆满了人。人们挤在门前，谁也出不去，偶有出去的，向前一抢身，由于用力过猛，也唉呀一声，摔倒在地，被后来冲出的人踩在脚下，即使侥幸逃出来的人，到了铁门前，也是死路一条。

孙秀凤从水里爬出来，以为自己没有办法了，又回到原来的床上。

此时，她想起了家里的孩子们。他们还小，今后的生活怎么办？难道自己真的要死在这里？家里人知不知道呢？孙秀凤眼前浮现出自己死后的情景，孩子们趴在她身上嚎啕大哭。

“妈妈！”

孙秀凤一惊，从幻觉中猛醒过来。她抬头一看，在前面的气窗上，有一个人正在大叫。她看不清那人是谁。只听那人继续在喊：“妈妈，快出来！”

孙秀凤也顾不得再多想，见有人叫妈妈，她也不管是谁，拼命朝气窗口下跑去。可是，窗口有两米多高，若想爬上去，必须下边有人帮她往上举然后上边还得有人接住，上下两人合力，才能把人推拉上去。一个人或两个人，如果没有特殊本领，根本无法逃出气窗。孙秀凤张开双手，向上够了两下没够着。上边的人也用力向下探着一只长手，想抓住底下的她，可是，他扒了两扒，也没够着。两个人距离还差大半截呢。

孙秀凤有些着急了，统舱内的水已经没过了膝盖骨，正在向大腿部漫上来。她又蹿着向上够了够，还是够不到。上边的人喊得更紧：“妈妈，快出来！快出来！妈妈叫人抱一抱，向上举一举。”

这下提醒了孙秀凤，她转头拉过旁边的一个男人，就说：“快快，求你，抱抱我，给我送上去。”

这时，气窗下聚来了几个人，他们正准备抢夺气窗口逃命。

可是，上边的人一直在喊：“妈妈！快出来！妈妈快出来！”可这些人却眼睁睁看着孙秀凤着急，有的直骂娘。

孙秀凤拉过来的这个男人，就是其中骂得最凶的一个。

他见孙秀凤拉住自己，叫他抱送上去，似乎才猛然醒悟。着急，咒骂，并不能解决眼前的生死问题。若想求人救己，就必须先舍己救人。

也不知道是逃命心切，还是一脚没有踩好。他“扑通”一声，跪在水里，双手正好抱住孙秀凤的膝盖骨。他不管自己的年龄可能和孙秀凤相仿，也和上面的那个青年一样叫着：“妈妈，上去后，要救我！”他不知道孙秀凤是否答应了，便左脚撑地一使劲，用力向上一挺，右脚随即站起，“哗”地上身钻出水面，用双手把孙秀凤送上窗口。

此时，海水已经淹没了他的大腿。随着一声喊叫，上边的人牢牢地抓住孙秀凤，然后用力一拉，湿漉漉地把她拉出舱外。

孙秀凤哎呀一声，摔在甲板通道上，肩头险些脱臼。

“啊？！你不是我妈！”拉她的人惊叫了。他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

“妈妈！你在哪？你在哪？妈——”那个青年像疯了似地狂呼着跑开了。

孙秀凤瘫软在通道甲板上，哎哟哎哟地呻吟着。她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妈妈过来救我！妈妈过来救我！过来救我……”

统舱里传出声嘶力竭的呼救声，随后就是一阵绝望的大骂和争吵声。

孙秀凤摸着肩膀，想向统舱窗挪动。但是，她没有能走过去。这时，海水已经冲上甲板了。她突然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快逃，不然就没命了。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力量，孙秀凤腾地从地上跳起，肩膀也不疼了，撒腿就往没水的方向跑……

-----

周祖岳已经满头是血，从混乱的底舱拼命地爬上了三层甲板。他一斜身，伸手抓住舱板上的一颗凸起的铆钉。他刚一挺身，突然脚一滑，全身悬在了船边。他死命攥住铆钉，鲜血顺着手腕流了下来，滴在他的脸上。周祖岳稍稍放松一下身体，然后用左手扒住船舷横栏，右脚提起，脚尖钩住船栏，身体顺势向上一悠，左脚跟上，啪嚓一下，摔进了甲板通道上。他用手抹一把脸，拱起身，连滚带爬地继续向船头跑去。

如果说，刚才孙秀凤的逃生带有偶然性；那么，周祖岳能够幸存简直让人不可思议，颇具神秘色彩。下面就是根据周祖岳的回忆，描述了他逃生的过程。

周祖岳当年25岁，住在“江亚轮”五等统舱的服务生房间。上船时，他没买到船票，就直接上船来了。在船上他遇见一位同乡，是五等统舱的服务生。由于两人平日里关系很好，常常相互往来，而且周祖岳经常请他到家里来吃饭。所以，一见面，服务生就对周祖岳特别的热情，问明情况之后，服务生便把周祖岳领到自己的房间，安排住下。服务生的房间不很大，共有六个铺位，分上下两层，位于船头左侧最底层。在床头前，立有一横架，摆放着服务生的洗刷用具之类东西。周祖岳放下行李，服务生接住，抬脚把它扔到一个高铺上。

“那是我的床位，你住那里好了。”

周祖岳把两个小包裹也顺手扔了上去。这个床铺挨着里侧舱板。服务生掸了掸青蓝制服，和周祖岳聊了几句，最后说：“船上人多，忙得很。我先去啦，吃饭时叫你。”

“好好，你去忙吧！”服务生拉开门走了。

周祖岳关好门，走到床铺边，撩起棉布长袍，侧身坐在底铺床上。他觉得有点累，想歪身躺下。这时，舱门被推开，进来几个人，有两个穿蓝布制服的，一胖一瘦。周祖岳不认识他们，他想，可能是服务生。另外两个提着包裹，像是乘客。

“呀，你来啦！”胖服务生像是老熟人似地同周祖岳打招呼。

“来啦，你坐吧！”周祖岳急忙起身，让出底铺。

乘客看了周祖岳一眼，没坐，也没说话。胖服务生上前笑嘻嘻地把他们拉到另外几个床位上。瘦服务生跟在后面。周祖岳猜想，那两个乘客大概也是没票上船的。

-----

“哎，老八，你领着他们坐下。伙房那有人叫我，过一会我再来。”胖服务生对瘦的说。瘦的点一下头，也不说话。胖服务生像得到什么宝贝似的，笑嘻嘻出去了。出去前还看了周祖岳一眼，像是认识周祖岳的样子。可周祖岳却确实不认识他。

周祖岳又坐到底铺上，提起脚，想脱鞋上高铺休息。

“呜——”“江亚轮”隐约传出一声长鸣。船大概过吴淞口了，周祖岳想。房间里几乎没有说话的声音，只有轮机有节奏的嘟嘟声。周祖岳扭头看了那几个人一眼，发现他们都已经各自爬上了自己的床铺，表情也不像来时那样呆板了，而且上床的动作很敏捷。周祖岳回过头，脱掉一只鞋子，再脱第二只时，突然房门被推开，服务生走了进来。

“老周，来，去吃饭吧。”

“好哇，我去吃。”说着，周祖岳穿上刚才脱掉的鞋子，站起身，跟服务生走了。

出了舱门，向右拐，是通往房舱和台格甲板的一条甬道。在甬道的通口，有一道防水铁门，也是隔绝底舱和上舱的屏障。如果铁门关上，下等舱的乘客，便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活动，休想也无法爬到上等舱去走动。

周祖岳跟着服务生走进餐厅。这间餐厅很特别，它不是“江亚轮”上的特等大餐厅，里间很小，可以容纳十几个人吃饭；四条长凳摆在一张方桌四周，桌上排满了各式各样的丰盛饭菜。服务生领着周祖岳坐在靠近舱窗的一条长凳上，挑选了两份饭菜，互相推让一下，低头便吃。

周祖岳吃完饭，回到服务生的房间。他休息一会，准备上床睡觉。这时，房间里又回来了五六个人。他们乒乒乓乓，噼噼啪啪一阵骚乱之后，各自躺到床上。有的闭着眼，似睡非睡，像是在想什么心事；有的双腿一伸，两脚一夹，把棉被架起，抬手抓住被角，又复一蹬脚，散开被子，盖在身上，然后，睁眼望着上铺的床板发呆；有的两个挤在一张床上，你拱我一下，我拱你一下，在斗嘴逗乐。

周祖岳脱下棉袍，贴着里面舱板，顺手竖放在床边。他扯开被子，仰身躺下。

“哎哟！”周祖岳猛叫一声伸手反摸，后背下有一个又凉又圆又硬的东西硌了他一下，他没摸出来。他翻转身子，左肘拄着床垫，右手向左腋下摸去，摸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个半青半黄的桔子。

“谁的桔子？！”他叫道。

周祖岳喊的这声“谁的桔子”？！人们还来不及听清他喊的是何时便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周祖岳一头从高铺上栽了下来。他喊的“桔子”的尾音，是在半空中飘开去的，所以还无法确切地断定出这句问话的感情色彩。几乎与此同时，爆炸声起，电灯熄灭。哗啦一声，床头的横架摔倒，压在他的脚上，他床头的枕头、行李和垫板，也纷纷压在了他的头上、背上和腰上。周祖岳差点昏死过去。人到这个时候想什么都是假的，他的意识里只有两句简单的字眼：我是活着？我是死了？瞬间，当周祖岳感觉自己还活着的时候，眼前想到的还是死。轰隆巨响后，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海水即哗哗涌进房间里来。他趴着，嘴唇发木，脸孔火辣辣的，水迅速没过了他的胸肋。他喝了两三口海水。

周祖岳突然异常冷静下来。这是面临危难或死亡前，人对未来预感平安的潜能发挥，这是一种能够战胜危难和死亡的征兆。周祖岳越来越镇静，心里不断安慰自己不要慌。他用力向前爬。这时，行李和被褥已经浸了水，异常沉重。周祖岳爬不动了。他又喝了一口水，心里还在想，不要慌，要挣扎下去。他憋了一口气，双手按住舱板，身体前俯，双腿抽出，屈膝跪地，猛地向上一挺，左脚点地，右腿跟着，挺身站了起来。周祖岳成功了！压在他身上的重物散落两旁，沉到水里去。水已经没过他的小腿。他想从门口跑出去！

身边的几个人在哭爹喊娘连跳带骂地砸着铁门。铁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关死了。有两个乘客哭着又爬回了房间里。此时，房间里漆黑一片，只感觉海水在飞快地上涨。难道真的完了吗？

突然，在周祖岳的头顶闪过一道白光。他眼睛一亮，抬头一看，头顶上边有个闪闪发光的圆洞。

50年后，周祖岳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小时候，老是看到这种白光。老人说，这是观音菩萨显灵发出的白光。此时心想，菩萨显灵了，有救了。我自己对自己说，一定要镇静、冷静，不要慌，慌慌张张，哭哭啼啼也没用。海水已经来了，不跑，就要淹死了。那发光的圆洞，在我头上有两米多高，而且洞口不很大。房间里海水漫上来，快齐我的腰了，水越涨越猛。一股强大的求生欲望促使我用力向发光的圆洞蹿去……跟着海水咕咚咕咚声响，直涨到了舱顶。舱底下的人还没来得及看见白光就全部没顶了。”

此时，“江亚轮”船头已经斜向天空，船尾正在下沉。船上的人们哭喊连天，高呼救命……

水又开始往四等统舱里灌。四等舱里的人哭叫着，你拉我拽地往船头船顶上跑。有的大人拉着孩子，有的孩子拽着大人；有的丈夫拉着妻子，有的妻子拖着丈夫；有的仓皇逃命，扑通跌进水里，再也没有起来。水还在迅速上涨。有人“妈呀”一声，扔掉孩子，拼命奔跑……

水已经没过了四等舱。赵大章扔下一包裹钱，就往三层扶梯上跑。周祖岳一纵身，抓住三层舱舷边一颗凸起的铆钉，几乎在同一时刻，在不同地点，赵大章和周祖岳两人同时爬上了三等舱。赵大章继续往二层楼梯上跑。周祖岳拼命往船头上爬。赵大章走了捷径，最先顺利地爬上了顶舱。

赵大章当年在上海的一家私营邮局工作。他每个月跑一趟宁波，专为在上海工作的宁波人邮送月底发放的工资还有衣物等。每次五个包三十几件行李，其中一个包专放钱和贵重物品。

这天，他恰好赶上12月3日的“江亚轮”航班。轮船爆炸时，赵大章正在后大舱的床铺上睡觉。突然一声爆炸，震得他从床上翻到地下。他健壮的身躯砸在一个乘客身上。同时，正好有两个乘客的一堆行李也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身上。赵大章眼睛一亮，全身一抽搐，顿时清醒起来。别的乘客还没有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便“啊呀”一声，拱起身，提起落在身边的包裹，连蹿带蹦地跳出了舱门。他首先跑到厨房，转头一看，后大舱已经沉下水去，有人在水里拼命挣扎。他急忙伸手拉开一扇门。忽地一下，厨房里的雾气冲得他几乎昏倒。他“啊”地一声，翻身就向轮机房里跑。跑到那里，发现有人还在轮机房里，像是几个船员。可是舱门被死死封住了，里面的人拼命地叫骂，用铁具发疯地砸着舱门。赵大章不敢停留，转身又向统舱的通道口跑去。他凭借着自己多年来来回乘船而对船体甚为熟悉的优势，在摸黑的情况下飞速跑到统舱的楼梯口。他的这些逃命连续镜头几乎是在1分钟内完成的。他刚登上四层甲板时，只听统舱里“咣”、“咣”关闭铁门的声音。船在迅速下沉。船身渐渐倾斜，船尾统舱已经沉入海水里。他刚爬上四等舱楼梯，突然，腿脚发软，险些滑倒。这时，水已经漫上了四等统舱，追到他的脚下来了。赵大章一惊，撒手扔下包裹，拼命向三等舱上爬去。

在赵大章面前，惊魂未定的朱承德，如同梦游一般，只顾拼命向上奔跑。突然，不知是累了，还是被什么东西绊着，他摔倒下去了。黑暗中，赵大章没注意，差点被朱承德绊倒。赵大章一扑身，急忙抓住楼梯的扶手，跃身继续往上爬。他超过了朱承德。

朱承德趴在地上，被人踢中，浑身一颤，如梦方醒。他“呀”一声，跃跳起身，继续往上奔跑。他跑的速度仍然是很惊人的。

朱承德是宁波咸祥镇人。

朱承德没钱买“江亚轮”的上等舱位，只买了一张四等舱的通铺床。他住的舱间离爆炸点最近。当时，他躺在格子铺上，正想着昨晚在上海亲戚家玩麻将时的情景。

本来朱承德买的是前一天的船票，可是，亲戚非留下他在家里打麻将不可。朱承德推脱不了，只好让人把前天的船票换了一张“江亚轮”12月3日的票。

他想着想着，迷迷糊糊地进入了半睡眠状态。朱承德穿着一件棉袍，他感到浑身发冷，打了一个寒噤，就睁开眼，起身把一位宁波同乡送给他的几匹布盖在身上。就在这时，好像一个坐在大铁罐里的人，突然遭到外面千万斤重的铁锤猛地一击，朱承德被震得魂飞魄散，身体飞了起来，又跌落到舱门口。

船体炸裂，海水马上灌满了附近的统舱，船尾开始下沉。统舱里的乘客有些当场被炸死，剩下的，还没来得及喊叫，就被海水淹没了。

朱承德命大，摔在舱门上，幸好没有被摔死。他来不及想什么，就像梦游人一样，起身不自觉地就往楼梯口跑。这似乎和本能又有所不同。有时，人面对特殊的事件，真有一种神奇的功能，让人无法解释。朱承德跑的速度快得简直惊人，用离弦之箭做比喻怕是合适的。而且，在黑暗里摸到了楼梯口，其准确性更是惊人。他抓住楼梯扶手，飞也似的往上跑。刚跑到三等舱扶梯口，他突然“妈呀”一声，跌倒了。有人从他头上蹿过去，后脑被踢了一下。他“啊呀”一声，又爬起身，直接跑到顶舱的台格上，然后，双手抱住桅杆，两腿一夹，上拽下送，一下一下爬上了桅杆顶端。他低头一看，船上的人像蚂蚁一样，往船头和船顶涌来。有的站在船边，硬是被挤进海里，被海浪吞没了。人们哭爹喊娘，拼命呼救。

这时，赵大章爬上了驾驶台，他和船上的人一起，向海上停泊的船只和过往的渔船高喊：“救命啊——”

“救命啊——”

“船沉啦——”

然而，根本不见一只船来救他们。相反，有几艘渔船在汹涌的海浪中拼命地争着抢捞被海水冲走的行李、包裹和木箱。其中，有两只渔船不但不抢救落水的人们，反而用竹篙狠命抽打紧抱木箱和行李的乘客的手——这是一双双渴求生命的手。他们有的已经死去，有的还在挣扎。可是，却被另一双双罪恶无情的手狠命地抽打着……

“江亚轮”还在下沉，几千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眼睁睁地被无情的海水吞噬！

也许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并不相信有什么鬼神存在，也不相信真有所谓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然而，如果说她没有，偏偏在危难时刻，却真的往往就降临了拯救苍生的救星。如果你说她有，可人世间的许多罪恶冤屈，往往她却又熟视无睹。你是信，还是不信？

一艘300多吨的机帆船，在汹涌的海浪上，如同一条巨大的鲸鱼，穿波破浪，飞速向“江亚轮”驶来……

它就是危难中的“江亚轮”的救世主。

“金源利”机帆船行驶在吴淞口外4号浮筒与5号浮筒之间的海面上。船长庄福林坐在驾驶室里，正和大副应宏泰聊天。一位舵工双手紧握舵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远处漆黑的海面。他不时在船长和大副及至船员的闲聊中，插进来一两句话。

“注意前方，右四舵，加急！”突然大副应宏泰站了起来，对舵工命令道。

舵工一愣，急忙右转舵盘，加足马力。这时，他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正向“金源利”船头撞来。

“前方是什么东西？”舵工心想。他一摆舵盘，来了一个鲸鱼摆尾，让过船头，躲过船尾。那团黑乎乎的东西擦着“金源利”的船舷，急速漂了过去。

“船长，你看，前面隐约有一艘轮船，人声嘈杂，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舵工扶正舵盘，抽出右手，挠挠右脸颊说。

“还有手电筒光在闪亮。”二班舵工李华流跳上驾驶台格上，大声喊道。

“是不是海军在操练哪？拿望远镜来给我看看。”大副应宏泰站在舵工的左边，伸过手去，对二副说。

二副刚刚举起望远镜，平放在眼前，正要准备仔细察看，突然听到大副向他要望远镜，急忙顺势递给大副。

“哦，这不是‘江亚轮’吗？”大副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下，眼前出现了一个白色的驾驶台。在漆黑的夜色中，借着闪闪的星光，还可以隐约地看到一团团模糊的人影在忽忽悠悠地晃动，船上还传来了忽高忽低的模糊的呼喊声。有人还在用手电筒向附近海域发呼救信号。

“怎么回事？‘江亚轮’出毛病了？”应宏泰像是在自言自语，极为惊讶地喊道。

船长庄福林看了他一眼，接过望远镜，仔细地看了一会。

“‘江亚轮’在下沉。”庄福林放下望远镜，转身对应宏泰说。

“按照航海规章，海上如有人遇难，应该马上相救。我们靠过去吧！”应宏泰急忙走近船长说。

“对！”在场的其他人也都应声赞同。

“不过，老板在船上，我们还是跟他商量一下吧。”庄福林把头一转，冲着舵工李华流喊道，“阿三！前头海上的一艘船遇难，正在下沉，你赶快去问一下老爷，我们赶过去救人行不行？”

“是！”李华流扭身往船主张翰庭的房间里奔去。

-----

说来也真是凑巧，“金源利”船主张翰庭平日很少跟在船上。几天前，“金源利”机帆船从椒江往上海为一家公司运输桔子。由于桔子在船舱里没有装叠好，再加上老天连日降雨，遮着桔子的帆布严重积水，船便开始向一边倾斜，行驶不稳，摇摇晃晃，处在危险之中。刚出石浦港，海上的风浪又凶又急。突然，一个巨浪打来，舵工急忙向右转动舵盘，船身猛然一抖，哗啦啦一阵巨响，3000多箱桔子滚进海里，顿时被翻腾的海浪卷走了。此次运输损失惨重，船长和大副都无法做主处理此事，便给在横河老家的船主张翰庭拍去电报，报告了海上运输遭损失一事。

张翰庭接到电报后，立即从海门乘坐乌轮，赶赴上海，和货主谈判赔偿损失等事宜。待谈判结束处理完事情后，即1948年12月3日，便乘坐“金源利”机帆船返回椒江。此时，张翰庭在老板舱间里，已经脱去外衣，躺在床上，准备休息。他刚合上双眼，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停在舱门口。他睁开眼睛一看，舱门已经被人推开了。

“老爷，‘江亚轮’遇难正在下沉，我们前去救人行不行？！”舵工李华流惊慌失措地站在张翰庭的床前。匆忙中，他忘记了是船长让他去请示老爷能否去救人的这层意思。他的话没有表达清楚，让人听起来就像他自己的想法似的。

张翰庭一听，先是一愣，接着急忙坐了起来。他稍微考虑了一下说：“救人可以，发难财是绝对不行的！发难财的，到上海要坐班房的！”

李华流听了这话后，没等张翰庭再问什么，便转身急忙往前舱的驾驶室跑去。还没跑到舱门，他就气喘吁吁地大声喊道：“船主老爷说了，救人可以，发难财不行，发难财的，到上海要坐班房的！”

“好！大副，开始做营救准备！”庄福林听到舵工阿三的喊声后，对应宏泰下命令道。

“舵工！全速驶向‘江亚轮’！”庄福林又回过头来对舵工喊道。

此时，已经能够清晰地听到“江亚轮”上传来的一阵阵凄惨的呼救声。“金源利”帆船开足马力，飞速地向“江亚轮”出事地点驶去。

“快来啊！救命啊！”“江亚轮”上的人看见一艘帆船，顶着风浪向这边驶来，都拼命拥到船边，高声地叫喊。

但是，由于风浪过大，而且是迎风逆流，越是接近正在咕咕下沉的“江亚轮”，“金源利”机帆船想挨近“江亚轮”就越是困难。

“加速！”“金源利”机帆船长望着拼命呼救的人群，心急火燎地高声命令着舵工。

“船长，已经……”

“减速，停！”还没等舵工的话说完，大副应宏泰急忙喊道。

舵工一阵犹豫，猛然醒悟道：“是！”

“船长，我们不能紧靠‘江亚轮’，我们的船不能开倒车。如果一靠上去，到时‘江亚轮’上的人全都挤拥上我们的船上来的话，我们的船会吃不住的……”应宏泰对船长庄福林请示道。

“对！”庄福林点点头，大副的话有道理。

“阿三！”庄福林喊。

“船长。”李华流应声道。

“你来掌舵，把船头慢慢往前驶去。”“是！”李华流上前接过舵盘，换下头班舵工。

-----

李华流双手紧握舵盘，减速慢行。此时，海水正急速退流，“金源利”机帆船在“江亚轮”的下游团团打转，根本无法驶近咕嘟咕嘟下沉的“江亚轮”。

“再加速！”船长庄福林双眉紧锁，又一次命令道。

“船长，不行！那样危险，我们船会撞上‘江亚轮’的。”应宏泰直言提醒道。

“那么，你说怎么办？”庄福林问。“我看，把机帆船从左面绕到‘江亚轮’的上游去，然后掉过船头来，停机顺流慢慢靠近‘江亚轮’的中舱。这样，在救人时才能保证‘金源利’的安全。”

“对！”庄福林用力点点头，心里暗自钦佩大副应宏泰。

“左四舵，加足马力，绕开‘江亚轮’。”庄福林向舵工李华流命令道。

李华流手把舵盘，双手连倒四下。“金源利”机帆船斜着风向，直朝“江亚轮”船尾的左后方冲去。

“救命啊！救命啊！”

“操你妈的！你们见死不救！……”

逃到“江亚轮”顶台上的人们，看见一艘机帆船飞速地朝正在下沉的“江亚轮”驶来，眼看机帆船就要靠近了，都极为高兴。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又见那艘机帆船慢了下来，围着原地直打转转，接着又掉转船头，飞快地向别处开走了。于是，人们着急了，便连哭带喊地大声咒骂了起来。哭声吵声乱成一片。

“操他妈，这世界没好人哪！完了！”

“妈呀——”

“别挤，掉下去了。拉我一把！”

“把手伸过来，快点！”

“天哪！完啦！”

“救命啊！”……

人们你推我挤的，拼命挣扎，比先前更加惊恐万状。

“右二舵。”在“金源利”机帆船船头从横向里将要越过“江亚轮”船尾时，庄福林开口喊道。

“快，直行！”李华流刚右转第一舵，还没完成第二舵的时候，庄福林又催促道。他瞪圆双眼，注视着巨浪翻腾的海面，两手紧紧跟随着船长的口令，敏捷地移动着方向盘。

“左一舵……”

“二舵……”

“加速……”

“左一……”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金源利”机帆船沿着“江亚轮”周围绕了大半圈后，转到上游入风处，掉过船头，减速向“江亚轮”顺流漂去。可是，就在庄福林船长高喊停船的时候，“金源利”机帆船并没有完全停下来，而是借着风力和前冲的惯性，已经刹不住自己，如同一只刚刚睡醒的雄狮，不能自控地迎头朝“江亚轮”左部船舷撞去。

这时，站在“江亚轮”右边的人，看见刚才逃走的那只机帆船，围着“江亚轮”绕了大半圈，转回头又朝“江亚轮”驶来，便都连呼带叫地纷纷向左船舷边上跑来。

赵大章站在驾驶台上，右手拿着一只铁箱子，左手攥住驾驶台上的扶梯竖架，两眼紧盯着渐渐驶近“江亚轮”的机帆船。他向左舷边移动了一下位置，左手仍然用力攥紧扶梯的竖架边缘，然后使劲晃动一下，觉得安稳了，便屈腿站在那里，幻想抓住一切时机，设法跳上机帆船去。

-----

这时，在赵大章左侧的驾驶台格上，有几个穿救生衣的水手，正在争抢一只制造精美的铁箱子，后来竟动起手来，扭成一团。赵大章不知道他们争夺铁箱子的目的，以为水手们像自己一样想凭借空箱子的浮力以便在海上逃生。其实不然，那精致的铁箱子里装的是贵重的珠宝首饰，是钱财迷住了他们的心窍，连命都不要了。赵大章下意识地把手拿的铁箱子藏在了身后。

“船长，有一艘机帆船驶来救人啦！咱们快逃吧！”“这是什么地方？”“吴淞口外里铜沙洋面！”

赵大章听见身后有人急促的对话。

这时，“金源利”机帆船已经快接近“江亚轮”了。人们一乱，连哭带号，全都向左船边挤来。

“别推！别挤！”这些叫喊，对于想逃生的人来说，其实根本无济于事。

“妈呀！”“唉呀！”

“扑通！扑通！”……

站在前边的人，被后面拥上来的人一推，脚跟站不稳，便纷纷地掉进了海里。

周洁身拉着小孩躲到救生艇旁边的一个僻静角落，一手抓住悬挂救生艇的绳索，一手拽紧小孩，叫他不要哭喊。这时，一道灯光射来，他看见一艘机帆船顺流驶了过来。

“叔叔我怕，叔叔我怕！”小孩哭了起来。“小孩别怕，我们有救了。”周洁身说。“奶奶！”一听说有救，小孩反倒哭得厉害了。“别哭，抓紧我。”

砰的一声，“金源利”机帆船的船头撞到了“江亚轮”左舷船壁上，“江亚轮”一震，站在左舷边上的人，身体一晃，收不住脚，又有一批人纷纷落入海水里。

“船长，铁锚撞坏了！”有人向庄福林喊道。“什么？”庄福林一阵头晕。刚才撞船的时候，他险些摔倒，幸亏大副扶住他。他还没站稳脚步，便轻轻推开应宏泰的胳膊，循声问去。

“船长，铁锚撞坏了。”这时，水手阿富跑进驾驶室喊道。

“倒车，船往后退！”还没等船长反应过来，大副应宏泰跳出驾驶室，对后舱的舵工喊道。

“是！”舵工应声摇起木橹。

李华流在前舱缓缓转动舵盘，借着刚才撞击“江亚轮”反弹的力量和海水在船边的巨大回流，“金源利”机帆船开始慢慢向后倒退。

这时，“金源利”机帆船上，已经跳上来了十几个“江亚轮”上的逃生者。赵大章就是最先跳上机帆船的一个。刚才，他站在驾驶台上的扶梯旁边，看准“金源利”就要靠近“江亚轮”了，便把右手里的铁箱向驾驶台的顶格上一扔，转过身来，抓住舷栏，半蹲在驾驶台的右侧甲板上，伺机准备跳到“金源利”机帆船上。可他向下一看，犹豫了一下。“金源利”机帆船的甲板距“江亚轮”驾驶台顶足有3米多高。海水还在快速地上涨，底舱甲板上的人群像鸭子一样纷纷扑进水里。突然，他看准方位，下了决心，闭上眼睛，一撒手，张开双臂断然跳了下去。

此时，“金源利”机帆船恰好撞到了“江亚轮”。赵大章向前一扑，猛地仰身向后跌倒了。他后背有些发痛，便睁开眼睛，伸手揉了揉。他觉得自己像在梦里一样，就使劲咬咬嘴唇，皮肉很疼，又用力睁睁双眼，才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确实是真的。他用力一翻身爬了起来。这时，跟着又有十几个人落到“金源利”的船上。赵大章不知道这些人是自己跳到“金源利”船上来的，还是被拥挤的人群推下来的，抑或是站在船边，撞船后失足落下来的。他看见有几个人爬在船板上嗷嗷直叫，像是有人摔坏了腿。

“水手！拿缆绳来！”船长庄福林喊道。“是，船长。”过了一会，水手赵贵拿过一根比拇指还粗的钢缆，跑到驾驶室前。

“你到船头去，等船再靠近‘江亚轮’时，你快速把缆绳甩过去拴上。”“是，船长。”赵贵应声，刚跑出前舱，庄福林又喊道：“注意保持距离！”

“船长，铁锚已经坏了。流水很急，我们‘金源利’船恐怕很难保持稳定，不如再叫几个水手，用钩杆抵住‘江亚轮’，以保持安全的距离。”大副应宏泰从后舱跑过来对庄福林说。

庄福林看着大副，想了想说：“对！”

赵贵跑到“金源利”船头，双手抖开钢丝缆绳，甩了几甩，准备在适当的距离上，抛向“江亚轮”。这时，又跑过来几个水手，拿着两根长长的钩杆，准备当船再驶近“江亚轮”时，抵住“江亚轮”以便保持距离，安全救人。

“阿三，左一舵，慢慢驶过去。”船长站在驾驶台前指挥着舵工，第二次向“江亚轮”靠了过去。“金源利”机帆船上所有的人都屏气凝神，站在各自的位置上，等待眼前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很害怕再次撞了“江亚轮”。

这时，“金源利”机帆船主张翰庭穿着青色的绒毛棉长袍，戴着金丝边圆眼镜，也站在甲板上屏息注视着快速下沉的“江亚轮”。一扭脸，看见站在船头的水手阿贵正在向“江亚轮”甩动着缆绳，他略略皱了一下眉头。

“抛缆绳！抵住钩杆！”在“金源利”船驶近“江亚轮”约七八米远的时候，应宏泰站在前舱大声对船头上的水手喊道。水手阿贵甩开缆绳，奋力向“江亚轮”顶舱甲板抛去，同时对着“江亚轮”高声喊道：“接缆！”

可是，“江亚轮”上的水手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一些惊慌逃命的乘客哪里懂得接缆，见一条蟒蛇一样的怪物突然从海底蹿来，都啊地一声，躲闪开去。只见这条钢缆啪地一声，打在船栏上，滚动了两下，然后，又不情愿似地掉了下去，沿着“江亚轮”船舷斜着滑进了海里。水手阿贵骂了一句，把钢缆从海里很快地拽出来。这时另外几名水手已经用钩杆狠命地抵住了“江亚轮”。

“接缆！”阿贵第二次把钢缆抛上“江亚轮”。还是没人接。

阿贵有些着急，竟破口大骂起来：“他妈的，这么大的一只船，那么多水手都死净啦！”

“怎么搞的？缆绳还没拴上？”船长庄福林跳出驾驶室，冲着阿贵喊。

阿贵没有应声，又抡动钢缆，第三次向“江亚轮”上抛过去。这次由于他极度气愤，用力比先前都猛，而且也不再喊“接缆”了，他已经丧失了能够在“江亚轮”上拴住缆绳的信心。

过了一会，阿贵见钢缆居然没有滚下来，就用力拉了一下，没拉动。他心里一喜，又用力拉了一下，还是没拉动。他又连拉了三下，又没有拉动。钢缆是被船上面的什么人给拴住了。“谢谢啦！”阿贵高兴地对上面大声喊道。

“江亚轮”上一阵大乱，人们一齐往停靠“金源利”机帆船的甲板上冲过来。可是，“金源利”机帆船还没有完全紧靠到“江亚轮”上，两船之间相距大约还有五六米远。所以，站在前边的人不仅不能跳到“金源利”机帆船上，反而被后面挤上来的人一推，全都扑通扑通掉进海水里去。而且，由于后面冲上来的人无法知道前面的情况，这样，一批批前边的人又被后面的人推进海水里去。前后掉进海水里去的人不计其数。

庄福林和应宏泰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急忙让水手们大声叫喊，竭力制止“江亚轮”上的人们，叫他们不要跳了。另外，迅速组织水手，抛出几根缆绳，系住“江亚轮”，以便快速救人。

“金源利”机帆船上所有的船员、水手、老板以及刚才逃生上来的一些人，都投入了紧张救人的战斗中。

50年后，当我们走遍温岭，最后在椒江市应仁富的女儿家采访他的时候，才知道了“金源利”机帆船这次救人的详细经过。

应仁富今年74岁，当年是舵工，是大副应宏泰的儿子。他回忆这段救人经历时说：“当时，‘江亚轮’船上前面的人都站在船边上。我们的船还没有靠上去的时候，他们船上后面的人就往前边拼命拥过来。结果把船边的人全都推入海里，挤漂在海水里，如同群鸭一样……我们喊：‘不要跳！不要跳！’嗓子都喊破了，他们就是听不见。”

他们哪里会听得见！对于面临死亡的人来说，只要有一丝希望，他们想到的就是逃命。

庄福林见“江亚轮”上逃生的人群根本不听他们的喊叫，甚至越喊他们跳得越凶，真是着急得不得了！此时，“江亚轮”继续在下沉，原先斜仰的钢缆，现在逐渐向下拉平。一些被推进海里的人，有的挣扎着向“金源利”机帆船游过来，但是，没挣扎几下，就被急速退潮的海水卷走了。突然，一道灯光扫来，只听得妈呀一声，庄福林看见一个中年妇女被人推进海里，随后又掉下来几个人，在海面上，他看不清哪个是那位中年妇女，只见在四五个挣扎的人中，一头新烫过的蓬散的头发，就像炸开的鸡窝，冒了几冒，就沉下去不见了。他心里一阵巨痛。

“水手！把所有的缆绳拿来，抛到船上、海里，以便多救些人！”庄福林嗓子已经哑了。

“船长，你休息一会。我去船头看看。”说着，大副应宏泰跳出舱门外，跑到船头指挥水手们救人。

水手们纷纷用斧头、尖刀斩断缆绳，抛到“江亚轮”上和海里去，千方百计地拼命救人。不一会，便救起八九个人。

“‘江亚轮’上出什么事了？”船主张翰庭走到一个从“江亚轮”逃过来的穿短衫浑身发抖的中年男子身旁，问道。

“我我……不不不……不知道。”中年男子冻得上牙直打下牙，说不出完整的话。

“快到下舱去歇歇，那里暖和。”张翰庭对着中年男子说。

中年男子还沉溺在寒冷的世界里，似乎没有听见张翰庭的话。他浑身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水手！”张翰庭转身叫过来一个正在往缆绳上拴木桶的年轻水手。

“老爷！”水手抬起脸，看见张翰庭船主，便脱口叫了一声。其实，他并不认识张翰庭，只是看他的仪表和装束，就觉得他一定是这船的船主。

“把这人扶下舱去，叫厨房烧些姜汤和稀粥给他和其他逃生过来的人喝！”张翰庭说着，回过头去，看着冻得发抖的人群。

“是，老爷！”水手扔下手里的缆绳和木桶，跑到中年男子的跟前，扶着他走下舱去。这时，又跑过来一个水手，蹲在甲板上，迅速地拴好缆绳和木桶，然后，抛到海里，借助木桶的浮力，让落水的人们拉牢缆绳，水手们再一个一个地把他们往船上拉起来。

“快，都下到舱里去，别站在船边上！”这时，一个大个子水手从驾驶室里跑出来，对着刚从海里被救上来的人喊道。

几个全身湿漉漉的人一听水手叫喊，急忙向前面跑去，想到船舱里暖和去。但是，他们不知道路线，乱跑了一阵还在甲板上。水手只好专门领着他们下到了舱里去。可是，更多的人没有听明白水手的指挥，依然死死地站在船边上发呆，有的人还在那儿疯狂地哭喊亲人；有的人傻愣愣地站在那里，雷打不动，因为他们心里害怕，实在不敢下到底舱里去。

应宏泰站在船头上，指挥着水手们奋力救人。这时，“金源利”船头已经有三根缆绳系在了“江亚轮”上。起初，在拴好第一根钢丝绳的时候，“江亚轮”的顶舱台格还高出“金源利”的船头三四米，缆绳的坡度很陡，人们还不敢抓着缆绳爬下“江亚轮”。随着“江亚轮”的下沉，缆绳的斜度逐渐小了，人们便一拥而上，都来抢抓缆绳。跑在前面的人，双手一抱，两腿一夹，一松手，便滑了下来。可是，由于抢抓缆绳的人太多，往往前面的人还没滑到底下，后面的人就紧跟着滑了下来，正好双脚踹在前面人的头上。因为速度过快，冲力很大，被踹压在下面的人往往非死即昏，有的哎哟一声，没有站稳，又跌进海里去了。

船上十分混乱，水手们喊破了嗓子，想维持秩序，根本没人听。他们只好扶起昏倒的人，拖到甲板上去救护。水手们跑前跑后，浑身流淌着汗水。现在，三根缆绳的斜度几乎保持了水平状态，人们只好借助自己的体力向“金源利”机帆船上爬去。有的爬到半截，支撑不住，一撒手，便掉进海里了。但是，人们还是拼命地争抢缆绳。他们有的穿着棉袍，有的穿着短衣，有的赤身裸体，三根缆绳上黑压压一片，就像蚂蚁一样，爬满了人。

突然，缆绳前高后矮起来，一些人“啊”的一声又滑落到“江亚轮”上去。有几个人一惊吓，手一滑，妈呀一声，扑通扑通地掉进海里，被急速的浪涛卷走了。

“大副！我们的船头高过‘江亚轮’的顶舱了！”水手阿贵向应宏泰惊呼道。“去报告船长！”大副对跑过来的一个拿着太平斧的水手说。

这时，已经从“江亚轮”上救下来三百人了。水手们还在忙着救人，谁也没注意“金源利”的船头已经高出“江亚轮”的顶舱。只有“金源利”的船主张翰庭早就看到了这个情况。先前，他站在甲板上，看着水手们向咕嘟咕嘟下沉的“江亚轮”抛甩缆绳时，他就想到这样救人是危险的。但是，眼看着“江亚轮”上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正被无情的海水吞没时，张翰庭只有皱皱眉，心里暗自祈祷：但愿上苍保佑！这时，他正在后舱的甲板上指挥着水手救人。突然，他看到一个水手不去救人，而却用钩杆去捞海面上漂浮着的行李和皮箱，便急忙飞快跑上前去，口气异常严厉地说：“不要这样搞！赶快救人！”

水手回头一看，见是张翰庭老板威严地站在自己身边，吓了一跳，手一软，连钩杆和行李箱子全都扔进了海里。

“老爷！”他慌忙跑到张翰庭跟前，下跪求饶。

“快去救人！”张翰庭威严的目光直逼着他。

“是，老爷！”水手急忙站起来，转身跑到甲板上，抓起一根绳索，抛进海里，拼命地去救人。

张翰庭看了水手一眼，微微点点头，便转身朝船头走来。

这时，“金源利”的船头已经高出“江亚轮”很多。爬缆绳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都害怕爬到中途一旦支撑不住，会落进海里，被海水冲走。

“船长！赶快斩断缆绳吧！不然，我们的船也会被‘江亚轮’带着拉沉到海底里去了！”一个中年水手拿着太平斧，拼命地大声对庄福林喊。

“报告船长！救上来的人都不愿意下到舱底去，他们全聚在甲板上。这样我们的船会有危险的！”另一位水手又说。

“小舢舨放下去了吗？”庄福林好像没有听见水手的报告，哑着嗓音问。

“报告船长！中间的麻缆已断，还掉下一个人来！”又一个水手跑来报告。

“快，把人救起来！”船长命令道。

水手应声向船头跑去。此时，水手阿贵已经和另外几个水手把刚才掉下去的人拉了上来。那人穿着一件衬衫，外套棉毛背心，抬头一看，原来是张占青。

张占青怎么逃到这里来了呢？关于他死里逃生的经历，我们不能不再补上一笔。

张占青在“江亚轮”的大餐厅里吃完晚饭以后，心想不要东跑西跑，跑来跑去的了，还是

早些休息吧。他跑到服务间，找人租来了一条毯子，拿来铺在统舱的舱板上，算是床位，便躺下来睡。但他感到很冷，睡不着，便裹紧棕色棉毛长袍，半条毯子当褥子，半条毯子当被子，盖在自己身上，悠闲地躺在被窝里看报。他看的是当时上海的《新闻报》。舱内温度虽然很低，天气很冷，可是，灯光却异常明亮。张占青翻了个身，把毯子又使劲掖了掖。他刚又举起报纸时，只听哐地一声巨响。

这声响，用张占青的话说，好像炮弹爆炸，又像大房子塌下来一样，顿时电灯熄灭，船舱里漆黑一片。

张占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有人用手电筒晃来晃去地照，并且喊道：“你们不要跑来跑去的，船没有出什么问题！”张占青没有跑动，他非常镇静。为了安慰稳住大家，他也在叫：“没什么事，你们不要跑来跑去的！”

可是，没过几分钟，船舱里一阵大乱。人们拼命地乱跑，救命声、喊叫声、求菩萨的保佑声，不绝于耳。张占青心里一惊。四下里一看，周围的人全跑得净光了。这时，就听见统舱左边的楼梯入口处轰隆隆、噼啪啪地响了一阵子，传来一群人的吵骂声。张占青记得，下统舱的时候，两旁有两个扶梯，左边楼梯人声嘈杂，看样子大概是想跑出去的人很难跑出去。于是，张占青就向右边的楼梯口跑去。他刚跑到那里时，就听见四处一片凄厉的惨叫声。原来，“江亚轮”爆炸后，人们都惊恐万状，慌忙逃命，见有出口的地方，人们便一齐拥挤过去。这时，要是一旦有人摔倒，便会摔倒一大片。于是，他踩在你的背上，你踩在他的头上，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人踩人，人挤人，人压人，最下面的人，活活地死在了重压之下。张占青一想，觉得这样下去不对，还没有爬出去，踩都要踩死了。于是他又退了回来，怎么办？两边的出口都被人堵住了。

-----

张占青心里开始发慌，不像先前那样镇静了。可是，这只是短暂的感觉，一旦事到临头，他反而又冷静了。他的脚下开始漫过很深的海水，而且海水越涨越高。他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飞步跳上刚才睡觉的包上，那里的地势比别处高一些。

“有什么办法出去呢？”张占青心里想。突然，在他身边的斜上方，闪过一道亮光。他抬头一看，是“江亚轮”统舱壁的气窗。张占青心里一动，急忙脱掉棉毛长袍，只留一件衬衫，外面套上棉毛背心，然后再脱下袜子和长裤，光着脚，只穿着薄薄的内裤。一纵身跳到格子床上去。他站起身来伸手拉开玻璃气窗，并把头从窗口伸了出去……

突然，一个海浪打来，撞在气窗下的船壁上。张占青一惊，急忙缩回头。这时，飞起的浪花顺着气窗口喷了下来，溅满了他的前胸，一阵刺骨的寒冷。他揉揉前胸，使自己镇静下来，然后用双手把住气窗翘起的边沿，第二次把头伸了出去。

又一个浪头打来，这次的浪头似乎比先前的更大，溅得张占青满头满脸都是海水。可是，这回他并没有缩回头，只是紧闭双眼，用力甩头，然后把身体侧翻过来，脸面斜对天空，双手用力向上一挺，想从气窗里钻出去。然而，他失败了。他感到肩膀一阵麻痛，整个身体像被箍住了一般，动弹不得。这时，他看到夜空中，有一种勺子形状的七颗亮星，煞是使他留恋。他想，我能看到这种星大概是最后一次了……

50年后，我们采访了张占青。他讲到这一逃生细节时说：“那天没有月亮，天气挺好，满天星星。大约12月，每年冬天的时候，我都看到天边有这样的星星，像是勺子一样。那天，我刚刚爬到了‘江亚轮’气窗上，出不去的时候，又看到了那些星。我心想，我能看到这种星，大概是最后一次了。”

张占青虽然这么想，但是，他没有绝望。他又用力蹬了蹬双脚，肩膀卡得更痛。他觉得从这里确实钻不出去了，便夹紧双肩，屁股向下一坐，一缩头退出了气窗。这时，船舱里的水在快速上涨。

张占青心里一阵难过。他想起了家里的老婆和孩子，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出了事情。万一死了怎么办呢？船上这么多人，家里人能找到我吗？张占青想写张条子，留几句话，以便将来家里人能看到。可是，用钢笔在纸上写的字，遇到海水不就化了，即使写了也没用啊。结果，他没有写。他心里开始着急，怎么办呢？对了！张占青急忙跳下格子床，从水里捞出棕色的棉布长袍，从里面的口袋里摸出一张居民身份证，在前襟上蹭了蹭，然后揣在贴身衬衣口袋里。这样，万一出了事情，家里来人也好认领。

张占青揣好了居民身份证，把棕色棉布长袍一扔，转身又看了一眼气窗。海水已经从气窗口向舱里流下来了。啊！怎么办好呢？真是走投无路了吗？此刻，张占青反倒出奇地镇静起

来。他知道刚才钻气窗时没有把气窗玻璃关好，所以海水流进来了。他想再跳上床去关闭气窗。这时，他听见一阵“嘿呀！嘿呀！”有节奏的喊叫声。他回头一看，距离他大约有4米的地方，有五个人正在拼命拉一道大铁门。好，有生路了，张占青一个箭步跃了过去，抓住铁门的一根横条，用尽所有的力气和另外几个人一齐“嘿呀！嘿呀！”地拉大铁门。所有的人都使出了平生最大的力气，他们不用任何人督促，随着“嘿呀！嘿呀！”有节奏的音响，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用。终于，他们把铁门拉倒了。

-----

可是，外面还有一道铁门。这时，船舱内的水已有半尺多深，人们一阵恐慌，好几个人发疯似地向铁门扑去。谁知用力过猛，砰地一声，铁门飞速地被撞开，摔在厚厚的舱壁上，又反弹了回来，当即有两个人被跌进海里，一个人被反弹回来的铁门砸死了。刚才，拉倒铁门之后，张占青也由于用力过猛，向后跌了一跤，幸亏他早有准备，躲闪及时，才没被铁门砸倒。他急忙站起身。

黑暗中，铁门被推开，人们如潮水一般都一齐往铁门涌来，拼命争着爬出铁门。可是，由于铁门没有固定住，左右不停地摇晃；再加上铁门的门板极薄，人站上去就像踩钢丝一样。先爬上去的人正左摇右晃，经后面的人一推，他们就“噗啜噗啜”地像下饺子一样，往海里掉下去。张占青心想，真是太危险了。可是又别无生路，只有听天由命了。因为抢在前面爬上铁门的人十有八九掉进海里去，所以后面的人便不敢再去争爬铁门了。铁门半开在那里，被掀起的海浪撞击得左右摇晃，上面没有一个人了。张占青抓住这个机会，正想往上爬，突然，他的身后跑过来一对年老的夫妇。男的看上去有60来岁，穿棉布长袍；女的看上去有50多岁，穿着大青短袄，头后梳个发髻。他们跑到张占青面前去，站在铁门旁。

“快，你先上去，你先上去！”男的对女的说。

女人看着左右摇晃的铁门，心里害怕，站在那里，不敢上前。这时，船正在快速下沉，铁门已经没进海里大约半尺深，海浪哗哗地翻滚着，铁门一开一合地撞击着舱板，发出刺耳的啪啪声。

“快上去，快上去！”男人拖着女人喊叫着。

女人颤颤悠悠地举起双手，扒住铁门。这时，从张占青的背后又冲过来几个年轻人，大声呼叫着，想争爬铁门。张占青急跨一步，跳上前去，用手托住铁门，扭头对那些年轻人喊道：“不要急！不要急，这里有两个老人，让他们先上去！”

张占青这么一喊，那几个年轻人果然停住了脚步，慢慢退了下去，这时，那个年老的女人已经爬上了铁门的顶端。她躬着身，双脚踏住门顶，两手扶着门框，哆哆嗦嗦地直起身来。突然，她张开双臂，左右晃动，哎呀呀几声，脚底朝天，一头栽下海里去。年老的男人看见自己的女人栽下海里去，便怒吼一声，跟着跳进了波浪汹涌的大海。他在哗哗的海水里挣扎了几下，转眼就不见了。

张占青见此情景，心里一阵难过，流下了泪水。这时候，铁门已经被海水淹没两尺多深。刚才，大家争爬铁门时都纷纷掉进海里，他心里就想，怎样才能安全地爬上铁门，又能防止别人来争夺铁门？他觉得，只有用力把铁门推出舱门口外，靠近舱壁，才有可能爬到上面的甲板去，同时又可以防止别人来争抢铁门。张占青死死抓住门框，把铁门用力向外一悠，正好靠在舱壁上。他爬到铁门门框上面，站起身，把脸转向船壁。他向上一看，呀！吓了一跳，只见乌黑的船壁板，在满天繁星的映衬下，越发显得光滑油亮，一直通到顶层的甲板，根本没有一处可抓握的地方。他急忙用双手贴紧舱板，全身运动劲，脚掌死死抵住铁门的横框。

“往那边点！”他在心里提醒自己。

-----

张占青眼睛向左一扫，看见头部左上方，有一层向外凸起的舷板，大约有30厘米左右，有一双手正在向他伸来。张占青看不见对方的脸。但是他知道那是站在上层散步甲板的人向他伸出援救的手。如果你想爬上去，就必须靠上边有人拉你，然后，全身顺劲荡出，悬在半空，上面的人再用力拉你，才能爬到上面的甲板上去。这个风险是很大的，但机会仅有这一次。

张占青双手扶着舷板，慢慢向左移动。突然，铁门向外一动，离开舱板有10厘米左右。张占青双脚一抖，险些儿跌进海里。铁门打开之后，海水沿着舱门，急速地涌进底舱。统舱里已经快灌满了海水。好些逃命的人哭喊着来抓拉铁门。可铁门已紧靠舱板，船舱里的人已无法

攀爬铁门。有人急了，跳进海里游过来抓拉铁门，铁门一晃，张占青心里一惊，脚底滑脱了，幸好上面的人已经抓住了他的左手。不然，他就要跌进汹涌的海水里，没命了。

“抓紧！”上面的人喊道。

张占青左手死死抓住上边人的手指，右手一推舱板，双脚一抬，右手又急忙抓住上边人伸出的臂腕。

“来，用力！”上面的人又喊道。随着上面的人的喊声，张占青向上一挺，右脚抬起，钩住舷栏，然后，屈身向上一悠，爬上了上层的甲板。这时，他向下一看，只见铁门已经淹没在海里，刚才哭叫的人一个也看不见了。海浪越来越大，正向一层甲板上涌来。张占青哭了。

“快跑吧！”刚才救张占青的人高声喊道。张占青如梦初醒，扭头想感谢一下那人的救命之恩。可那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张占青又四下里看了一眼，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于是他便拼命地向前头的甲板跑去。突然，他的头顶被碰了一下，一件硬物险些碰到他的眼睛。他急忙停下脚步，捂着头一看，原来是一根钢丝绳斜搭在甲板的舷栏上。他伸手抓住钢丝绳，发现钢丝绳绷得很紧，并且通到二层的甲板上。张占青一喜，抓住钢丝绳就往上爬。

这时，海水在他的身后跟着就淹没了一层甲板。他拼命地往上爬。船在快速地往海水里下沉。爬到中途，他听见船舱里一片哭爹喊娘的哭救声。可是，不一会就杳无声息了。他们全被海水淹死了。

张占青听见顶舱上一阵大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有拼命地往上爬去。爬到二层甲板，他发现钢丝绳还没有到顶，就又继续往三层上爬。可是，没爬几步，他就觉得眼冒金星，腿脚发麻，手臂发木。突然，他两手一松，又滑到了二层甲板上。他呼呼地紧喘了几口粗气，一扭脸，看见左侧的甲板上有个走廊，便朝那里跑去。接近走廊出口处，向右一拐，看见一个通向驾驶台顶的扶梯，他便紧跑几步，抓住扶梯又往船顶上爬。

这时，船顶上乱成一片。人们在那里拼命地呼号求救，有的四处乱跑，有的爬上烟囱，有的爬上桅杆，有的不顾一切地往海里跳。张占青跑到救生艇旁边，看见救生艇还牢牢地拴在那里。他伸手抓住一根悬挂救生艇的绳索，无意地扭头向左侧的船舷上看去。只见一只机帆船船头对着“江亚轮”的中侧舱壁开来，和“江亚轮”的船体形成一个“丁”字形。“江亚轮”船体很大，虽然已经有一大半的船身沉没到海里，但仍比机帆船高，机帆船显得有些矮小。

人们发疯似地往停靠机帆船的地方跑。张占青也跟着跑了过去。可是，跑到跟前时，张占青惊呆了……

机帆船的船头有三根绳拴在“江亚轮”的船边上，人们你争我夺地争抓缆绳，往机帆船上爬。缆绳比较长，有些松垮，争抓的人又多，来回摇晃。一些人爬不到半截，就惊叫着落到海里去。机帆船的船边，也拴满了各式各样长短不一的绳子，有的系着木桶，漂浮在海上。落进海里或扑进海里的人，如果能游过去，抓住绳子，或抱住木桶，机帆船上的人就会用力把他们拉上去。然后，喊一句什么，就再把绳子和木桶抛到海里救人。

可是，大多数人没有那个幸运。有人拼命游过去抓住绳子，船上的人刚要拽他，不料，又爬过来一个抓住了第一个人的肩膀，随后，第三个人又爬过来抓住了第二个人的腰，第四个人又抱住了第三人的脚。如此抓抱下去，人接人，不一会儿，一大串，就像串糖葫芦一样。只要前头其中一个人或因手脚麻木，或因拉力过大，或因被海水呛蒙，松了手，后面的人跟着就一齐滚进了翻腾的海里，一会就全都无影无踪。更可怕的是第一个抓住绳子的人，后面拖的人越多，他的后拉力就越大。船上的人用力一拽，就像鳄鱼脱钩一样，上面的人向后一仰，险些跌倒；海里的人一阵抓挠，转眼就被海水冲走。眼看着前面一片片一批批惊呼乱叫的人群，被海浪冲去吞没，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张占青不禁痛哭失声。

50年后，他回忆这段场景时说：“这种极为悲惨的情况，我们在看戏看电影时看到过，心里总觉得是假的。现在摆在我面前是真的，是活生生的人被吞没淹死……幸存逃生后的几十年中，讲这个事情，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但我没有哭！现在大概是年纪大了，我想起那时的情况就觉得太惨了！”

张占青又是怎样爬过那根绳子的呢？

他看准了中间的一根缆绳，那缆绳比另外两根要粗一些。这时，爬缆绳的人已经很少了。随着“江亚轮”的迅速下沉，机帆船已经高出了“江亚轮”的顶舱。而且，还在逐渐地升高，缆绳也绷得更紧。人们看着斜仰的缆绳，都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不敢上前。

张占青却飞身蹿上前，俯身用手拍拍缆绳，便顺势一扑，趴在缆绳上面，两脚扣紧缆绳，

双膝用力，左手一牵，右手一拉，慢慢地向“金源利”机帆船船头爬去。此时，缆绳比原先似乎松劲了些。他听见身下海水哗哗地撞击船板的声音，闭着眼不敢往下看，也辨别不清海水撞击的是“江亚轮”的船板，还是机帆船的舱板。他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只是凝神静气，小心地一下一下往前爬去。

大约爬到将近一半的时候，突然，他的头被人狠命地蹬了一下。他哎呀一声，两手急忙合拢，紧紧抱住绳子。本来他是匍匐在缆绳上面的，这下猛地翻仰了过来，而且身体脱离了缆绳。幸亏缆绳坡度很大，唰地一下，又把他滑回到“江亚轮”上来，张占青吓出了一身冷汗，用手揉了揉被缆绳磨得火辣刺痛的手腕和手臂。他回想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觉得可能是中途有人爬不动了，停在那里，张占青拼命不停地爬，所以，一头撞到了人家的脚上。那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便用力蹬了一脚。只是不知道这人后来是爬到了机帆船上，还是掉进了海里。

张占青站在那里想了一会。他的身边又蹿过去几个人，抓住缆绳就爬。可是，缆绳的坡度越来越大，有的爬了几下就掉进海里；有的快爬到船头，也妈呀一声，滑了下来，没滑到一半，也掉进了海里；后面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惊，一撒手，妈呀一声，也跟着掉进海里。

张占青又等了一会，前面确实没有人再爬缆绳了。但缆绳的坡度却更陡了，而且绷得很紧，还好像听见了嘣嘣的响动。他觉得确实不能再等了，便又俯身抓住缆绳，爬了上去。这回，他改变了爬行的姿势。他双手握住缆绳，双膝夹紧，两脚钩牢，仰面朝天，一下一下向“金源利”机帆船船头爬去。

“快！都别站到甲板上，快下到船舱去！我们的船要吃不住了！”“快走！别再救人。不然，我们的船也会遭殃的！”“船长，快用太平斧砍断缆绳吧！要不，我们的船也会被拉沉下去的！”

张占青好像听见机帆船上有人在叫喊。他加快了爬行的速度，心里也异常的紧张，缆绳也绷得越来越紧。他的头上冒出了一片冷汗。

“船长，快砍断缆绳吧！”

突然，当快爬过缆绳的一大半时，只听见喀嘣地一声闷响，张占青眼前一黑，随着哎呀一声惨叫，他死死抓住了缆绳。过一会儿，只听砰的一声，张占青重重地撞到了“金源利”机帆船的船板上。差点儿掉进海里去。他低下头一看，见脚下长长的缆绳已经漂进海水里，还在前后不停地摆动。他知道，是系着“江亚轮”这端的缆绳断了。由于机帆船的船头已经高出了“江亚轮”的顶舱，而且，缆绳的坡度很大，所以，刚才缆绳一断，就把他的身体漂悠到了“金源利”机帆船这边。刚才，他的后背和后臀被机帆船的船板撞得一阵阵巨痛。他咬紧牙关，把缆绳紧紧搂进怀里，贴住胸膛，然后两脚用力，双腿一夹，把自己牢牢地固定在缆绳上，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这时，幸好“金源利”的水手阿贵和另外几名水手一齐把他拉了上来。他才总算死里逃生了！

“快，都下到舱里去！”“金源利”的水手高声喊。

可是，那些从“江亚轮”上过来的人，和大部分刚刚用缆绳从海里拉上来的人，都站在“金源利”机帆船的船边不动。他们有的面对滔滔的海水痛哭流涕；有的面对下沉的“江亚轮”顿足捶胸，声嘶力竭地呼喊亲人的名字；有的像植物人一样，浑身湿漉漉地呆站在那里。

张占青听到水手的喊声之后，突然意识到自己还穿着单衣，就赶快跟着几个刚从水里爬上来的，下到了“金源利”底舱里去。

“金源利”的厨师们已经煮好了姜汤和稀粥，用木桶装着，上面冒着热气，厨师用木勺和木碗把姜汤和稀粥分发给每一个救到“金源利”机帆船上的难民。可是，这些人谁都吃不下去，喝不下去，他们心里太难过了。有的冻得实在挺不住了，才勉强喝了一口姜汤，用双手捂住汤碗，搁在胸前取暖，有几个水手跑了过来，拿出自己的棉衣和棉被披在这些人身，盖在腿上。一个刚从海里逃生上来的红脸大汉，蜷缩着身子，倚在舱壁的角落里，当水手给他披上棉衣时，不知怎的，他竟嚎啕大哭起来。

压在“金源利”机帆船上人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缆绳已经砍断，舵盘又可以重新转动了。李华流双手把着舵盘，听着二副的指挥，机帆船渐渐驶离了“江亚轮”。船长和大副坐在旁边。

“船长，‘江亚轮’上的那些人怎么办？”一个年轻的舵工问。

